書古微

書古微卷七

邵陽魏源著

太誓三篇發微 周誓第一篇

問太誓之篇劉向別錄曰武帝末民間有得太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劉歆讓太常博士書曰太誓後得皆以太誓非伏生尚書所有伏生尚書當止二十八篇矣于是馬融王肅以書傳所引太誓不見太誓者甚多疑其不眞僞古文遂別撰泰誓三篇以實之然無如史記儒林傳言伏生求得二十九篇發有明證于是孔疏爲之說曰司馬遷在武帝之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於伏生所傳內故史記總并

歸之伏生所出不復出別分析爲民間所得近代朱氏彝尊又謂伏生二十九篇內一篇爲書序此並曲申劉向父子謂伏生書原無太誓之說也王氏引之則謂伏生書本有太誓故謂之二十九篇不待益以民間所得而篇數始足二十九篇皆經文亦不待并序計之而始足引董仲舒對策在武帝七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而策中已引太誓火流爲烏周公茂哉之語爲證又引漢書藝文志尚書家經二十九卷大小夏侯章句解故各二十九卷爲證又列平當受歐陽尚書班伯受小夏侯尚書而皆引太誓之語爲證又引藝文志伏生求得二

十九篇孔氏得古文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且安國卒於武帝中年民間未獻太誓之前為證又引漢書儒林傳伏生求其書獨得二十九篇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成數十為證又引尚書大傳兩引太誓之文且言周書自太誓就召誥而盛於洛誥及言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皆數太誓在內為證（甘誓湯誓牧誓費誓秦誓皆今文所有）以知伏生書二十九篇早有太誓在內而序向歆父子太誓後得之說為傳聞失實二說泮然冰炭者何曰書序作太誓三篇上篇述初年觀兵之事中篇為第二次告諸侯之詞下篇為誓眾士之詞諸儒所訟皆由忘太誓

之有三篇而皆執爲一篇佚則全佚得則全得是以執伏生二十八篇之說者無以處夫董生大傳所引太誓之詞又司馬相如封禪書及終軍麟木對皆在武帝初年而皆引太誓及儒林傳藝文志歐陽夏侯卷數之全執伏生二十九篇之說者又無以處夫向歆民間後得之語殊不知二十九篇之內如金縢太誓皆非全文伏生所得者太誓殘本故書大傳歐陽夏侯董生所引皆上下二篇之文而中篇無一字武帝天漢間孔安國所得及末年民間所獻亦太誓殘本故史記所述馬融所見亦不出上下二篇而書傳所引太誓中篇不在其內惟其皆非全本也故後得之文

或與初得者有出入他書所引者間為此書所無惟其晉曾得發本也故不可謂後得之書不當為先來得者所引知此則諸家之訟不排自解矣或以白魚赤烏流火類於讖緯則書序明有黍穀雉雊嘉禾異畝同穎之文亦可謂非孔子之書乎武成可取惟二三策尚未嘗以武成為盡不可信況太誓乎惟江氏聲王氏鳴盛孫氏星衍所輯太誓零襍件系不成篇段不足以補古經今別匯為三篇各注出典以息爭訟而兩遺憾

太誓補亡上 周書第一篇

惟九年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東觀兵至於盟津史記周本紀有九年無四月書大傳有四月無九年今合用之東觀兵三字亦本史記乃告司徒司馬司空諸節齊栗信哉予無知以先祖之有德臣左右予小子受先公功必力賞罰以定厥功遂興師此據周本紀及書大傳參用之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號曰蒼兕蒼兕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此據齊世家及周本紀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涘以燎之羣公咸曰休哉周公曰雖休勿休此據書大傳及周本紀楚詞注至於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爲烏其色赤其聲魄五至以穀

俱來見周本紀及大傳烏作雕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都茂哉

茂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承

平丕天之大律天之見此以勸之也恐恃之此書大傳文而董仲舒引作周公曰復哉復哉周禮疏引作周公曰都懋哉予聞古先哲王之格言皆引此文互有詳略茂復懋三字同音段借丕天之大律謂天討有罪大刑用甲兵是即天監之大瀆也此正稽古四句漢書郊祀志引即所謂格言也

使上附以周公書報告于王王動色變見周禮太祝疏引文漢書劉輔傳云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以饗魚烏之瑞然猶君臣祇懼動色相戒即謂此經也遂至明

津見晉世家王郊祀八百諸侯不召自來不期同時不謀同

辭王郊祀三字據晉紀總論引周書曰武王將度河不期同時一朝會于武王郊祀之下者八百諸侯餘見書疏引太誓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

乃還師據史記以伯夷叔齊扣馬而諫知義士猶未歸故還師也然孔安國古文說

太誓補亡中周書第一篇

居二年商王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奔周王曰殷有重罪不可不畢伐乃徧告諸侯據周本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孟子萬章篇引太誓天聰明自我民聰明詩烝民箋疏引太誓昔有古訓四字書依據下文引古語此處當有此文故以意補之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說苑臣術篇引太誓此述古先王天命天討不敢自作聰明之旨也商王大亂沈于酒德疏遠箕子殺近姑與息姐已爲政賞罰無方不用法

式殺三不辜民大不服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旂子九句見呂覽引武王告諸侯之詞三不辜謂九侯鄂侯比干也小人以下三句見墨子尚同篇引太誓以爲紂之苛政蓋見知連坐之法紂創之以監謗古無此刑也此二條皆紂賞罰不平之罪紂夷居不肯事上帝鬼神弃殷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民有命毋廖排漏天亦縱之弃而弗葆見墨子非命篇引太誓凡三見此發紂不敬天祖之罪惡乎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章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政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墨子非命篇引太誓紂有臣億萬人維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管子法禁篇引太誓文王若日若月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墨子兼愛篇引太誓民之所欲天必從

之左傳昭元年及國語周鄭語引太誓惟爾有邦冢君尚克相予此處當有號令諸侯之語以意補字乃遵文王遂率戎車三百乘虎賁三千人甲士四萬五千人東伐紂此據周本紀○中篇告八百諸侯蓋初篇觀兵以占人心之向背及諸侯至而夷齊義[illegible]猶諫是以還師及二年比干死箕子囚[illegible]決計征商也

太誓補亡下一周書[illegible]篇

維十有一年王伐殷書序王乃出圖商至於鮮原佚周書和寤解文也借取補太誓之首王升舟入水鼓鐘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周禮肆師疏引大傳鄭注曰惡讀亞亞次也鼓鐘所以觀號令故居前觀臺所以占候故次之將舟載社主司殺戮又次之宗廟即文王木主載於車中者故又次之周禮疏引此不言太誓而文非傳體故入經文升舟入水當從渭順流而下也維十一月戊子諸侯之師初發越五日

癸巳王啟行惟丙午王逮師十二月戊午度于孟津此據漢律歷志也書序作一日戊午師度孟津者商之正月夏之十二月也書大傳及書疏惟引丙午王逮師六字前師乃鼓鼗譟師乃慆前歌後舞格于上下據書大傳及詩大明疏引作格于上天下地又後漢書杜周傳劉陶並引鼓譟作鼛譟聲近義同十一年十二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據周本紀乃詩大明疏引太誓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詩譜序疏引太誓王乃作太誓王曰告爾衆庶司馬在前今殷王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毁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此據周本紀惟四方之多罪二句從谷永傳引增司馬在前四字從

肯大明疏引增重言淵濟深樂是在太師抱器犇周之後也故今台發惟龔行天罰周本紀采太誓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左傳昭二十四年引太誓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國語單襄公引太誓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辠紂克予非朕文考有辠惟予小子無良坊記引太誓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周本紀采太誓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服于大邑周趙岐曰此道武王伐紂時事皆尚書佚篇文汝往也言士民所在無不念親臣子之節也我武維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孟子引太誓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王赫奮烈八方咸發高城若池商庶

若化尹氏八士太師三公咸作有績神無不饗見佚周書武成解與孟子所引太誓相類故附于此篇之末公與饗古音同部

案上篇曰惟九年中篇曰居二年即書序之十有一年也序惟據下篇克殷之歲故曰十有一年師渡孟津作太誓既克殷又二年而訪洪範于箕子曰維十有三祀皆據武王即位之年非并數文王受命之年也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禱之作金縢又三年而崩故多方曰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又曰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禮記所謂吾與爾三年亦從此傳會佚周書武寤解曰惟十

有三祀四月王告夢丙辰命周公旦立後嗣屬小子誦及典寶云云蓋周公稱於三王而延武王之齡共時武王亦有延齡三載之夢故立嗣託孤于周公而後世傳聞失實與然度邑解作于克殷二年而云惟天不畜于殷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則武王即位時年四十有七居文王喪畢而生成王武王在位十五年而崩年六十有三禮記武王九十三而終當為六十三之誤上文當云我百爾六十其時成王年十有三明年十有四歲周公冠之而後出征此見于經文書序及逸周書章章可考者至父死不葬殁及干戈與劉歆再期大祥

伐紂并文王受命稱王數之爲十一年之說皆於
經無稽君子所勿道焉

泰誓武王觀兵克殷繼文王元年共十三祀發微

周書第一篇

文王猶可不伐殷至武王則不可不伐矣史記周本紀曰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案十當爲七之誤史遷問故於孔安國安國受之伏生伏生[illegible]無不與書人傳合者此傳寫之誤也）武王即位脩文王緒業九年東觀兵至于盟津乃還師歸居二年紂昏亂暴虐滋甚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紂惡故問以天道據此知武王克殷在西伯即位之第三年用商正則在二年三年冬春之間史

漢所同也小異者漢書據書序謂十三年克殷以箕子歸史記謂十一年克殷十三年始訪箕子耳考尚書大傳曰武王克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之囚箕子不忍爲周之釋去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洪範此史記問故于孔安國所本初無不同也但旣以武王上承文王之年而于七年後加以武王觀兵克殷四年僅十有一年于書大序十三祀克殷以箕子歸之言不合故史記于四年之數外增述九年十一年以詳十三年之數蓋書序以訪箕子在克殷之後渾括言之而

史記則詳述之矣豈有書序之文亦必如史傳之詳耶亦豈因書序漏抵而遂并二事為一事兩時為一時耶考國語武王克殷歲在鶉火月在析木月在天駟辰在斗柄韋昭注曰歲在鶉火謂武王始發師東行時殷之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于夏為十月是時歲星在張十三度張鶉火也月在天駟謂戊子日月宿五度日在析木之津謂戊子日月宿箕七度也辰在斗柄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于殷為十二月是日月合辰柄前一度也星在天黿謂周正月辛卯二日壬辰辰星始見三日癸巳武王發行二十八日戊午度孟津距戊子三十

三日二十九日己未晦冬至晨星與須女伏龍之首也王以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據此可知武王伐紂在即位之第三年春而其行師則于第二年之歲杪夏為十月殷為十一月是時固未改元借以周正言之則為十二月也蓋于二年之建亥月戊子日起師是為周正十二月之二十八日晦前一日也師先行武王自後從之武王之行則于三年之建子月癸巳日是為周正之正月初三日親行也漢書賈捐之傳言行日五十里師行日三十里至丙午日逮及師前而進月之十六日也戊午渡孟津則周之正月二十八日矣後五日癸亥至牧

野夜陳師是爲周正之二月初四日之夜也即于甲子昧爽合戰是爲初五日也國語所言與劉歆三統歷相符是知文王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爲十一年又逾二年爲十三祀而訪箕子但史記所述與書序有詳簡之殊豈能以史之詳責書序之簡亦豈能以書序之簡疑史傳之詳哉

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齡者鈴之假借蓋以於夢中舉上帝以九鈴手賜文王而文王會其意占爲年齡猶夢書所謂夢棺得官之類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當作我百爾六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

七而終武王六十三而終古文六八九形近六譌爲九傳寫之譌年齡脩短天賦非人力從古帝王無減年錫予之事葢亦必夢中錫鈴之時帝命文王以三鈴與子故文王會其意可減已三鈴以益子因豫以告武王也天之厭商甚矣使文王再延三齡則朝覲謳歌訟獄盡歸于周其克殷之期不能延至武王而有服事不終之恨使武王不益三齡則克商二年王有疾周公何能有禱卜請命之靈葢周公不禱于天而禱于三王者亦以文王嘗有錫齡之夢家庭相傳蚤非一日故欲於此驗之也至於太王實始翦商夫太王當獯鬻追逐奔走岐陽陶

復陶穴未有家室之時且值武丁朝諸侯有天下之後安得遽有翦商之志而泰伯亦安得有讓商之心爾雅釋詁䖍勤也國語元王勤夏十四世而興周之勤商猶契之勤商也太王王季其勤王家故後漢書西羌傳引紀年云武乙三十四年周公季歷來朝王賜地三十里玉十瑴馬千匹三十五年季歷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師大敗太丁四年周人伐余無之戎克之命王季爲殷牧師太丁七年歲人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獲其三大夫王嘉季歷功賜以圭瓚九命爲伯皆世勤王家之事

周之王業實始文王太王王季特肇基之始耳至泰伯之於周則皇矣之詩曰帝作邦作對自泰伯王季惟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受祿無喪奄有四方此泰伯王季相友之明文並無辟讓之誼而夫子言泰伯三以天下讓何耶且父病而兄弟託詞采藥于二千里之外不情一問太王之薨兄弟奔喪至周王季亦不留之聽其自去自來何謂因心則友不情二以端冕開文明之君而太王卽以國傳之命異日轉傳文王如殷人兄弟世及有何不可而居夷遯世迹類朝鮮不情三夫子且謂民無得而稱而今于百世下欲尋至德無名

之證其可得乎以無名名之亦卽以不解解之其惟諸
聖人能知聖人與

牧誓上 周書弟二篇馬融注謂牧野卽妹邦以牧馬依飼得名不知妹邦卽毛詩作沬以水名地沬邦王都人名牧野乃其小地況今文牧木作坶何得傳會牧地又何會爲沬邦耶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荅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廸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

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朂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朂哉夫子爾所弗朂其于爾躬有戮

牧誓下見尚書大傳名大戰篇卽牧誓之下篇也

武王與紂戰于坶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皇乎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焉曰入殷柰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及其胥餘胥餘里落之壁何如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者活

戚劉厥敵毋使有餘烈何如武王曰不可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私惟仁之親武王聞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遂入殷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閭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歸傾宮之女而民方知曰王之于仁人也死者猶式其墓況生者乎王之于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于在者乎王之于財也取者散之況于復籍乎在者歸其父況于復徵乎

謹案牧野雖誓止及武功而所以齎民致其筋角稽首誕敷文德以開八百之祚者倘未見于經即逸周書所載眞武成篇亦有後人增竄不可盡信

是猶開國之遺憾也惟大傳是篇所述賢臣聖主
昜謀壯議上繼臯謨覗迒周書又嶢然而出其類
白非命世大儒亞聖鄰幾之學烏能吐辭爲經使
百世下如目覩者乎謹輯以爲牧誓下篇次于泰
誓之後可謂武亦盡善無遺憾矣

武成補亡上 周書第三篇即克殷篇也

史記周本紀全用克殷篇在汲冢書未出以前則孔安國古文諸儒以克殷篇爲武成無疑史遷問故于安國而知之故全載於本紀與漢書律歷志之引世俘爲武成者各爲一事疑古武成爲上下二篇故今分輯之以補其亡而正僞古文之陋其脩多不可信則附注焉

周車三百五十乘陳于牧野帝辛從孔晁注十二年正月牧野商郊紂出朝歌二十里而迎戰也武王使師尚父與伯夫致師王既誓以虎賁戎車馳商師商師大崩以上逸周書有之以下史記多五句今補從正文紂師雖衆皆無戰心心欲武王急入皆倒兵以開紂師此五句史記文血流漂杵四字見孟子明承史記倒兵之下佚周書無史記數語故孟子之論無所著東晉古文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杵叢合史記孟子兩文兼用之也商辛奔內登于鹿

臺之上屏遮而自燔于火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焚凡告焚玉皆銷天智玉不銷武王乃手太白以麾諸侯諸侯畢拜遂揖之商庶百姓咸俟于郊羣賓僉進曰上天降休再拜稽首武王答拜先入適王所既自焚已乃使人帷而守之原文云乃克射之三發而後下車而擊之以輕呂斬之以黃鉞懸諸太白乃適二女之所既縊王又射之三發乃右擊之以輕呂斬之以元鉞懸諸小白云云史記亦同案上文既言登臺屏遮而自燔于火又世俘解云紂取天智玉琰縫身厚以自焚凡告焚玉四千皆銷惟天智玉不銷則是燔燼之餘玉石俱焚何況骨肉尚何有首可斬有二妻首可辨一篇之中自矛自盾類為兩人之蓋蓋死于自焚者周史原文也焚後加鉞懸旗者戰國險人竄入也武成之書春秋戰國迭有竄入故孟子以為不可盡信而僅取二三策則孔子所錄之武成已非周初原本矣桀奔南巢湯猶而放之使紂不死武王必封以邊疆小國如

成湯放桀之故事紂之自焚死武王之不幸也賈子連語篇言紂閟死紂之官衞與紂棄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武王使人惟而守之其言已不懼況又爲兩鉞兩自之斬懸乎市中行刑囚君衙爲不舉遺體縱屠戕煨燔武王必舉哀斂葬封樹比干亡社之屋何有手又逞仇而後快心乎況武王克商下車即求紂子武庚封以故邶及武庚畔又求微子封於宋爵上公列三恪脩禮樂作賓王家與國終始周家仁厚開基待先代之原如此而獄武王以斬鉞懸首之詞誣聖欺天而詷史佚之徒行此謬文乎蓋又戚國所竄入故盍于不信歟

乃出場于厥車及期百夫荷素質之旗于王前注素質白旗前爲王道也一作以前于王王叔振鐸奉拜假孔注羣臣諸侯應拜假者則曹叔振鐸奏行也又陳常車孔注常車威儀車也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史記作畢公泰顛閎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即位於社南大卒之左孔注輕呂劒名執王輕呂當門奕大卒也兵以衛也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

水衛叔封傅禮傅禮相禮也史記衛叔封布召公畢贊采師尚父牽牲孔注贊佐采事也倅王也伊逸策曰殷末孫受德迷先王成湯之明侮滅神祇不祀紂字受德書曰其在受德暋與此正同史記作殷末孫紂殄廢先王明德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昊天上帝武王再拜稽首曰史逸讀筴語未終而武王先拜也膺更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史記引至此止立王子武庚命管叔相乃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衛叔出百姓之囚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南宮忽史記作南宮适振散也即論語周有大賚之事乃命南宮百達史佚遷九鼎三巫百達即論語之伯達晉語文王諏于八虞注周有八士皆在虞官三巫孔晁注地名史記作保玉乃命閎天封比干之墓乃命宗

祝崇賓饗禱之於軍孔晁注宗祝主祝賓徼也饗祭前所禱之神案史記作命宗祝言解于軍也乃班孔注還師京也

武成補亡下周書第三篇即世俘解也

維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翼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二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維三月既旁生霸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翼日辛亥祀于天位粵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凡八十二字亦律歷志所引其文見逸周書世俘解則世俘之爲武成下篇亦無疑維四月乙未日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孔注言成者執殷俘通之以爲國也此說附還歸所作案武成名篇即取篇首二字也惟一月丙午旁生魄若翼日丁未丙午丁未舊作丙辰丁巳

盧校改從一月丙午十六日數至二月五日甲子方合王乃步自于周征伐商王紂孔注旁廣也大月大時也此本紀始伐紂師度孟津越若來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接于商孔注越來也朔後爲死魄則咸劉商王紂執矢惡臣百人孔注劉克也矢惡臣崇侯之黨也太公望命禦方來丁卯望至告以馘俘孔注太公受命禦紂黨方來戊辰王遂禦循追祀文王時曰王立政孔注禦循追祀以克紂告祖考壇惟而祭是曰立王政布于天下呂他命伐越戲方壬申荒新至告以馘俘孔注侯來亦將也靡陳紂二邑甲申百弇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孔注百弇亦將辛亥薦俘殷王鼎孔注殷國之鼎鼎業通鐵前篇作爲殷俘正殷鼎武王乃翼矢珪矢憲告天宗上帝孔注矢陳也王不革服格於廟秉語治庶國籥人九

終孔注不改祭天之服以告所考德於詩治也王列祖自太王太伯王季虞公文王邑考以列升告殷罪孔注虞公虞仲邑考文王長子也皆升主于王祖告殷罪籥人造于秉黃鉞正國伯孔注于籥人進至王所正伯之位也壬子王服兗衣矢琰格廟籥人造王秉黃鉞正邦君孔注正諸侯之位也癸丑薦殷俘王士百人孔注于王上紂之所俘囚者籥人造王矢琰秉黃鉞執戈王奏庸大享一終王拜首稽首王定奏庸大享三終孔注人自獻爵奏庸樂畢甲寅謁戎殷于牧野王佩赤白旂籥人奏武王入進萬獻明明三終孔注謁告也明明詩篇名武以干羽為萬舞也乙卯籥人奏崇禹生開三終王定孔注崇禹生開皆篇名告非一故連日有事也源案萬者董仲舒傳王者未作樂時因先王之樂宜于事者用之故周世以大武與大夏並興

及所奏九夏皆夏樂之名此崇禹生開等皆夏樂章可知已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
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陳本百韋新荒三將也磨及宣方及蜀皆國名路史國名紀云
磿商時侯國從地從邑本作磿也戰國策黃歇云濮磿之地新序作濮歷是歷近濮在商畿內之地寔紂
故征之舊誤作磨之乙巳陳本命新荒自蜀磨至告禽霍侯艾侯
俘佚侯小臣四十有六禽禦八百有三兩告以馘俘孔注
此復說克紂所命伐也庚子閏二月十二日禦紂大臣名寔文說曰此復說克紂所命伐故曰不與上戊或以
庚了爲庚申乙已爲乙丑非也百韋至告以禽宣方禽禦三十兩告以
馘俘百韋命伐厲告以馘俘源案自此以上皆書序所謂武王往伐歸獸及孟子所
所謂周公相武王誅紂滅國者五十驅飛廉于海隅而戮之之事以下原文尚有武王狩禽虎貓犀氂熊羆豕
貉麋麈麇鹿等各數十數百數千乃孟子所謂周公相武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之事書序武王

伐殷作伐歸獸識其攻事作武成此正歸獸之事但其數過多也又曰武王遂征四方凡憝國九十有九馘磨億萬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孔注皆疑其大言不情探桀古者得人之國必稽其版籍人名之數而史臣侈之遂以所籍民數傳侈數所謂武成三策不可盡信孟子所見武成即此篇不可據以此疑來武成也故不為正文而附注於此孔子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左傳鐵之戰門法志卜贊夷之君壁舉周頌大武各章有同繹師宿學著其公與晉文同時而傍人禱皆其公之詩語人已舉其詞左氏浮夸其明證矣

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孔注此皆屬紂也時四月既旁生于此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維予沖子綏文孔注此於甲乙四月二十二日也先廢後天者功業已成故也武王降自車乃俾史佚繇書于天號孔注使史佚用書重禱傳於天也武王乃廢于紂矢惡臣百人伐右厥甲小子鼎大師孔注廢其惡人伐其小子石鼎之名也伐厥四

十夫家君鼎帥司徒司馬初厥於郊號孔注言初克紂于商郊號令所伐也武王乃夾于南門用俘皆施佩衣衣先馘入孔注言陳列俘馘于宗廟南門夾道以示衆也武王在祀乃以先馘入燎于周廟祀下舊有太師負商王紂懸首白旂妻二首赤旂十五字皆與登豪自燔死玉皆厭燔不合又與上篇太訓小白昔載圖人所竄入今不取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律歷志引至此止孔注此詳說庶成明日郊天祭俘所用籥衣事也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祀馘于國周廟翼予冲子斷牛六斷羊二孔注曰於辛亥五日以諸侯祭其有斷設者庶國乃竟告于周廟曰告朕文考循商人典以克紂告于天于稷孔注告諸侯竟殺牲告周廟天稷也用小牲羊犬豕于百神水土于誓社孔注百神天宗水土山川誓告也曰惟予冲子綏文考

逸于冲子用牛于天于稷五百有四孔注及宗廟山川也用小牲羊豕于百神水土社二千七百有一孔注所用甚多省史所增益與上文民數爲俘數皆馘國時人當入閒初史臣似不至是也

附錄孟子墨子呂覽論語佚文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篚厥元黃紹我周王見休爾雅郭注引能厥二語爲梅賾僞傳孔增緝作泰誓文案不爲臣非克紂事乃周公相武王滅奄之事也

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祇商夏蠻夷醜貉雖有周親不若仁人萬方有罪維予一人見墨子案詩周頌墮山喬嶽允猶翕河鄭箋謂信考山川之圖所次第祭之是武王于諸侯皆望祀而未親祭故管子數古帝王封泰山不及武王墨子此文與論語出入當

是武成篇望祀泰山之詞

然後於濟河而西歸報于廟乃稅馬於華山稅牛於桃林馬弗復乘牛弗復服鼓旗甲兵藏之府庫終身不復用見呂覽慎大篇即書序往伐歸獸作武成之佚文

周有大賚善人是富謹權量審法度修廢官四方之政行焉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天下之民歸心焉所重民食喪祭寬則得衆信則民任焉敏則有功公則說此武成篇佚簡見於論語者與墨子所引相出入孟子所取二三策殆其是矣

書古徵卷七終

書古微卷八

洪範明義

明漳浦黃道周著呈之書其下卷皆紀不關經義今惟服其初徐釋實出諸家之上復余錄諸

洪範明義序騰娠、

臣聞五帝三皇之道備在易洪範一書爲堯舜所授於禹箕子者易於明夷之卦推崇箕子非它作光之序敘眾也厥後諸儒皆因伏最以諸古簡是以說淵柢沼失其倫敘如弐成維詰尤儒之所正定後人不以爲非之洪範一書以理義古臾條貫錯綜沿二行作未獨有改使禹其之緒撰與史記同觀神聖之微言爲耆日所亂良可措也臣敦篇中有錯簡者三訛字省三錯簡如五紀三德數言錯而在後威福建極假言錯而在前訛字如晨爲農式爲武歷爲極之類皆伏龍之所不積鄭孔所未說宋元諸儒稍發其端明與諸賢未竟厥緒臣下愚廷昧釋愚

此數近二十年幸逢聖主留神經籍奉旨纂輯刊復不揣爲別義四卷其上卷皆言天人感召性命相符及好德用人之方下卷皆言陰陽相協彝倫修貌秀及陰陽曆數之務初始兩卷乃正定篇章分別倫序以及聖神授受之統凡八萬七千六百餘言臣下愚述昧私意以爲古今典籍自易象春秋而外所可敢崇細繹未有過於斯書者也

洪範明義目錄

皇極章第七
三德章第八
稽疑章第九
庶徵章第十
福威章第十

洪範

洪大也範法也言天地之大道百世所取法也書序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孔安國以爲書箕子所作蓋自夏商而下聖賢之筆能有存者獨是篇耳神禹既歿至道難聞湯伊所傳極於人事是篇統括天人綱紀萬象信易學之闡奥窮道之要領也後世聖人有志於堯舜之道傳神禹之學者必在是篇精篇中有錯簡三四處讀者相沿迷其條貫今先爲致別釐正而後明釋其義特加精聖茲遠貢通訓庶可質諸無疑俟而不惑焉

原本古文 上卷皆依古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

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
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農或作晨　極或作殛）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朱臣蘇軾云此下有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自洪範張九成葉夢得皆云然當從之為王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臣蘇洵金履祥云此下有皇極之敷言自無偏無陂至以爲天下王一百字理亦當然其數時五福至作汝用咎三段一百四十六字宜在求章五福五極之下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

臣按此三段一百四十六字皆言好德錫福之事為箕子既敘九疇又申錫其義以明皇極為九用之宗豈書家隔誦習既稀間有斷爛遂取諸有錫極字類者皆繫于建極之下不知其為申明福極

之說紛繹先後其條貫自明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按此皇極數言猶周公致戒孺子其朋之意即繫皇建有極之下與金履祥說合無疑也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臣按此兩段一百字皆皇極之敷言箕子既述敷言又申其說猶五紀之下有曰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也凡厥庶民下有皇字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臣按此一段三十六字皆本王道以成三德與下文威福之義無涉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按此一條四十八字即在斂福錫極三段之後蓋合福極威而言之以明兩用之歸于皇極以終九疇之意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衍弌猶大衍之扐一也因上文有弌字遂誤作忒字相近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民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臣按此一段八十七字爲五紀錯簡如蘇軾之說也宜在第四時五紀之下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極當作殛）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

六曰弱

臣繹二條文義求終古人立言各有綱紀次第其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三段一有四十六字宜在此下無皆也又惟辟作福四十八字皆嚮威之義與剛克無涉亦與是相聯則文義際然條貫備舉矣或疑無偏無陂兩段與是嚮或義亦相聯當爲此論一大綱求則文意悠揚前後無極然乃人文字不作修僞只要繼紀分明自四五紀而下各有演疇則泉進其有極而下亦須分疏但不得以保極作付極歸極之類滙于一處耳今定中條爲皇極之敷言凡演一百字自五福六極而下有無時五疇三段一百四十六字結以推辟作福一段四十八字體嚴義足無所復疑凡洪範一篇一千二百九十五字無有關涉但段蒂錯罪殊今定爲經文如左

正定今文 下卷皆依今文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

其彝倫攸敘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汩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

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

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

六極 農用之農疑作晨 六極之極當作殛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此下依蘇軾本王省惟歲至則以風雨八十七字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此下依金履祥無偏無陂一百字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臣按此五十六字爲皇極敷言下段四十四字宜爲終篇之末簡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臣按此四十四字宜在威福篇末詳定于後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舊本推衍作福四十八字今移在五福六極之後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

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於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晳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
若曰蒙恒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
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
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三段一百四十六字言斂福好德以終建極之意承嚮福相聯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臣按全篇文義曰皇極之敷言一段四十四字移足於此則條貫完好先儒未聞此義姑以敷言兩段相承世遠文佚無徵弗信尚俟聖明獨斷定其式序以貽來人也

再定今文此乃黃氏所自定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

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
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
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
聰作謀睿作聖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
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曰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
成乂用明　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

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上三疇皆未有敷言至五紀而有者五行之用存於五紀詳五紀以協五行之用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皇極敷論皆在末段此處提綱只用一語足以上包四疇下該五用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此亦提綱不用敷言九疇惟皇極有敷言五紀庶徵嚮威雖有敷言猶之提綱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

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維辟作福維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此條舊在三德之下定本移爲終篇其實篇意未盡當與嚮威相聯而終於好惡之義蓋威福之源出於好惡五行之用著於喜怒帝天所謂命聖人所謂性合而建之以爲皇極故五建之文未用敷言至是始合闡其義細繹其文久當自見也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

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爾用咎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
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
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
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
下王。

臣按自斂時五福至天下王二百四十六字文氣聯屬原彙一處不須動移惟王省一段移歸五紀惟辟一段移歸威福則通篇條序燦然更無乖錯矣想古人著範別有成圖逐段分繫既合成篇則段數差池若依再定之文則首尾完好意義具足雖分繫圖象而皇極敷言自爲一處五紀爲威各

有綱領更不相涸也臣研思十載緩存是說著於終篇亦因先儒之緒以俟聖明鑒定不敢自謂臆撰焉

訪箕章第一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殷曰祀周曰年遂周書大匡篇亦曰十有三祀則是周未改年也武王成文王之統致辟于殷釋箕子于囚因而訪道易言箕子之明夷明禹湯之道在于箕子也道在箕子則武王必就學于箕子古稱武王師於箕子大戴禮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東面而立師尚父西面道書之言則訪道之禮或當然也孟子曰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湯於伊尹武王於箕子蓋皆師也舊書序稱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云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

其彝倫攸叙

陰騭定也相助協和也彝倫常理也言上天靜
默品騭下民作君作師以相助和協其天下必有
常理叙布其間循之者治紊之者亂是以天下人咸
歷百世不爽是聖學首務也蓋天以二氣五行化
生萬物形質不齊因其生賦以爲倫叙而人所受
于天者曰命曰性性命之賦本於太極至善不雜
至一不二陰陽五行以是分化廸吉逆凶而不知
其條理倫叙毫髮不爽默操其柄品騭于上謂之
帝天精明其道叙布于天下謂之聖人聖人之於
天道猶日用之於飲食也武王生備聖德老紹家
學於天人感應陰騭相協之道蓋深知之而猶
丕不如將以發其義類彝憲百世盛德之至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
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
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

陻塞汨亂也畀與斁敗也九疇即洪範
之目其文縱橫加田畝之有疇列也
箕子承武王之問乃答言在昔堯時鯀恃其力不
率水性陻塞洪水亂五行之列上帝乃震怒不畀
以洪範九疇民既不得安居彝倫亦以斁敗蓋五
行生人水爲之始水既亂行則土不稼穡火不炎
上金木因之不遂其性蓋天地之有五行猶人之
有五質五質循叙而後性命之理可求也鯀持其
力以攙天地之性其始以爲物皆可以力爭終其
至於敗壞不可收拾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順水
性以修幹蠱之業不樂其有奇功而樂其有常理
上帝知禹不拂人性以汨天道乃錫禹洪範九疇
以隲下民奠厥居而五帝之理無復紊亂是禹順
水性即所以順天地之性順天地之性節以立萬
民之命其道不敝其理一也周靈王二十二年穀
洛鬭壞王宮王子晉論共工伯鯀之意亦若此
程頤曰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
止之各于其所而已物各止其所而天之彝倫乃
敘故曰相協厥居蘇軾曰隲升也通也天人有相
通之道若顯然命之則家爲巫史矣惟達者默然

心通謂之陰隲君子不默通天道則無以助民而合其居王肅曰陰隲者上天之事相協者人君之事言上天深定下民與以五常之性王者當助天和協其居以遂天性也先臣劉三吾嘗引王肅之說以詆蔡傳其實陰隲相協皆本於天書曰協和萬邦詩曰克定厥家雖人事亦天道也自三代而下皆以五常爲性本人而得其體故有仁義禮智信之名三代而上皆以五常爲命本天而得其用故有雨暘燠寒風之實稽其淵源皆根本太極分布二五命之曰性率之曰道修之曰教以歸于至善好德而已故洪範一書言天人感應一以好德爲主孟子言人性好善猶水就下周敦頤言五行本於太極意亦如此其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縱橫十五皆貫串皇極以敘九疇自人視之則爲至道自天視之則爲常理自聖人視之則以爲皆上天相協之事陰隲之心而已

敘疇章第二

初一曰五行

此叙疇之綱也洛書九疇始於天一天一爲坎坎以從坤萬物所生天子負扆而立嚮明出治昏旦中星皆見於南方故離乾者聖人所爲治坤坎者聖人所爲宅也萬物之生各有從始五行既具陰陽始著其理以爲五德五性其質以爲五體五色其氣以爲五聲五味聖人本於太初以立命始以得五行精一之致以辨德性氣質之類以進其不及裁其太過是爲相協之始事後世人主以八柄在握威福自用未有原本五行而稽天若者故初一曰五行所以陰隲下民先立其命也一與九合昏見之星南北反易太史治之先儒曰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

次二曰敬用五事

二者西南之位也坤與巽合萬物之所從入人事動于朝而息于夕五行晦于晝而辨於夜故天所謂五行人所謂五事萬物成形禍福以分則敬用者立極之始也帝王敬身即以敬天事身即以事天天道而後次以帝德則敬立而體用乃備矣二與八應坤艮震巽互相爲治此天人之要路也天

子有道師
保傅治之
臣按武王克商既訪道于箕子及踐阼之三日召
士大夫問曰惡有藏之約行之行可萬世為子孫
恒者乎諸大夫謀于師尚父乃召師尚父問曰黃
帝顓頊之道猶有存者亦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
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齋三日王端冕出師尚父
亦端冕奉書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師尚父曰先王
之道不北面王西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西
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彊則枉弗敬則不正枉
則滅廢敬者萬世王聞之惕若恐懼於席四端於
機鑑盤楹帶屨觴豆戶牖杖劍弓矛皆為銘儆焉
此二事皆若相發明而洪範之言大備矣

次三曰農用八政

農舊作農師古曰農厚也鄭元曰農讀為醲重用
之也諸以農為八政之首者非是三者正東方之
位也農與兌合八宮與鬼神互相為治故有天命
則有八宮有五事則有八政五事以正性命八政

以正積槊人託於坤而出於震自黃鍾而林鍾而太簇六律之序也自姑洗而夷則而黃鍾五位之等也故卯辰之間先王所以重其事也天子有道家宰治之

次四曰協用五紀

四者巽東南之位也巽與乾合帝天神人之交也二氣五行分佈爲治故有八政則有五紀八政以仁天下五紀以仁萬世協者天人之合也自震而巽順行以道十極終是則萬物皆協矣天子有道物上師尹治之

次五曰建用皇極

皇天也極即北極君象也洪範以天道治天下兩而垂象故八政在左方而建木故五行在後以人道南面仰而則之則東西南北互爲用也聖人本天以爲體太心以爲用建於不動以爲衆動之樞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蓋此謂也天體中分一百八十三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南極入地亦三十

六度人不見南極而見北極皇皇在上至精至微至中至一人凡萬物之所謂命謂性謂心皆出于此也自其分布流行合理與氣而言之則為五行自其運持移易動靜不分而言之則謂皇極大學之所謂至善中庸之所謂獨也後世儒者不知其說以為王者絕事皆用大中無太過不及之弊因時調停以為羣情取衷牽使邪正混淆賢奸并用而維皇之極始不可建今觀日月逆行春秋之中去極各九十一度北進二十四度日永而暑暑則萬物暢榮民得免於沍陰澌沛之患南進二十四度日短而寒寒則萬物歸根民得免於癘疫耗泄之患天地之意皆以生人也而所栽制其間損益進退不為寒暑燥溼所動者率於近極六十七度之端凜凜乎見之學者不觀於極則不知天地所以立心不知天地所以立心則不知生民之所以立命推其原本則正要執樞衡然不動無喜怒哀樂之私有戒慎恐懼之實是建用之微旨也

次六曰乂用三德

六西北乾位也乾秉三德以應五紀有三德而後五紀成其功乂治也剛柔正直與陰陽共為治也

君子成德于身以協五紀雖歲月有百世之治焉乂協亦敬也非徵則無以治身無以治身則無以治卿尹士庶人故乂以協之通于皇極乾坤之順治也自乂協協而外外巍之異數曲折殊位矣以乂道承之則乂以協敬念亦互爲用也其在先天託於艮兌岳牧治之

次七曰明用稽疑

七正西兌位也兌爲明澤以稽八政天下之叢疑者莫八政若也明以稽之明農互用明農之猶言明晨也古之尊神集于西首神人參稽而哲后謀夫無有自專其智者矣故兌者悅也明而後不疑不疑而後悅悅而後天子有以正其德庶民有以厚其生天地有以利其用八政之行行于流水則明用之效也其在先天託于坎離太卜太祝治之

次八曰念用庶徵

八東北艮位也艮成萬物以徵五事人事盡于下符驗充于土念省也省亦敬也人之精魄天之和

氣互相爲治省懼多則民寡過和順積則物無厭其協于歲月積于卜筮驗于災祥非過也亦猶是天性之自爲命令也其在先天託于震巽太史太師治之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嚮明也威畏也極疑作殛九爲乾離以納坤坎故八方分用而九得二焉其五福之用嚮于皇極六殛之用威于五行故南北正治嚮明操柄則取諸此矣皇極不言福五行不言威而九以乾離併而取之易曰乾元用九天下治夫是二者皆天用之非君用之也大之所嚮則福之天之所成則殛之一本之五行若云其命則然自取之耳詩曰自求多福書曰自作孽夫是則亦天子之所自治也然則五行不言一用九位兼言二用何也五行藏用者也九位聽仁也藏用則歸于一歸于一則無所不用驗仁則分於兩合于兩則無所不用者皆化余故人君之八柄皆非人君之所自用也五行之數根伏於地而動落於南方爲人君者敬以居之慮以取之嚮之威之與天下其聽與天下其賠如

此而
已矣
五行之根伏於地而動著于南方何也人著地而
生嚮明而立見其用則藏其體見其體則藏其用
故見北極不見南極而下者猶民之止其背也故
體者極也用者日也不見其體則其用著見其用
則其體隱矣日在于子方行之所從始一歲之月
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藏用猶人主之有後宮
故後天謂之坎先天謂之坤萬物所宅故謂之初
日在于午五行之所從著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
緯所歷于是顯仁猶人主之有前朝故後天請之
離先天謂之乾萬物所治故日成日嚮月在于卯
五行之所覩從一歲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
是利見猶刱二之有衆成八政出焉夙夜匪僢以
厚其事故謂之晨日在于酉五行之所離舍一歲
之月一日之辰經緯所歷于是靜定猶朔二之有
酉序疑事稽焉動靜古凶不違其物故謂之明酉
者天地日月之止位也冬至前後日出辰而人申
五事五紀五相為治天人于是排其端夏至前後
口出與而人戍三德庶微亥相爲治天人于是患

其緒五事五紀三德庶徵四者皆五也寅戌馭一辰申馭九皆十有五也然而不貫于極故五事庶徵五紀三德以乾坤巽艮自爲治也凡疇之爲象三疇相乘而謂之兆太卜有原兆玉兆瓦兆相乘之兆七百二十有九其縱横十五者得八而已天子所執以治八方非聖人則莫之能用也因天之象俯以示人則九乾一坤南首北尾三震七兊左肱右借人仰而睹之以皇極見天之心因地之象仰以际天則一坎九離北首南尾三震七兊左肱右臂天俯而踴之以皇極見人之心故語天道則北極出地三十六度而下五行所宅初一之用皆不可見爲嚮威之根自出地而上六十七度夏至以南福殛所宣皆聖人體天與天下之所共見語地道則南極入地三十六度而五行所宅初一之閉皆不可見爲嚮威之根自出地而上三十一度冬至以北福殛所宣皆聖人體天與天下之所共見天下之所共見非所不見若用之不神故敬一之要俯之於深宮仁義禮智之端藏之于幽獨左有賓師右有耆龜事紀在前徵在後是以福殛不大衮鉞不試而天下治平詩曰帝謂文王予

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其天鉞錫範于文王者乎臣觀漢唐諸儒以皇極爲大中不知精一危微之旨本於辰極卽所謂以敬作所者也皇極之義不明所以會布王淮亂之于始韓侂胄蹈之于終唐之建中大中宋之建中政和寄是驟也今既原本天地取表日月以至善爲建極之準以偵獨爲建極之要則紛紜之論庶有折衷邪說詭行可以不作西漢諸儒惟董仲舒達于性命然其時舜典未著不聞精一之旨其論中和者曰天有兩和以成二中歲立其中用之不廢是故北方之中陰合陽而生始動于下南方之中陽合陰而養始美于上動于下者不得東方之和不能生中春是也養于上者不至于西方之和不能成中秋是也生至南方之中而所主小成養至西方之中而所主大成一歲四ㄩ養而必止于中中之所生而必就于和故和者天地之正也陰陽之萃也陽之首始于北方之中而小于南方之中陰始于南方之中而止于北方之中陰陽之道不同至于盛而皆止于中中者天地之極日月之所至而却也仲舒此論亦

與運脉之義相參然大衍一中歲有四和日月之運行動爽差為冬夏以兩為春秋春秋二中不過晝夜所為斗節亦天地建中立極之義加云中首天地之極日月所至而都則又建于之居所不動之存炎人約漢唐而下此義久溼火其精要莫明于大學與術于中庸大學之始篤言明新歸乎止至書中庸言問試歸于撫蓋臬至矣至者極也進象咏進不做後成不損肖終為性命之淵源中和之佛氏自沫淵外無得而開焉闢敬順作大極圖言自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陰變陽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迨五行之生各一其性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至靜而立人極焉求于深信其書以為出于洪範然洪範所稱皇極衍行建用之文濂溪所稱無極已從元虛之藏五性感動已墮氣質之間主靜立人亦乘彼一之行也以人觀象至精不以一為太極而以一為五行不以五為五範而以五為皇極

明以一皆當五五所爲一人包五氣五質而生心不在五氣五皆之數此極既建則萬象環生先儒曰皇極不言數不可以數册也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又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明于二詩則知建用之義矣

五行章第三

一五行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五行分化序其生者所謂初也陰陽之精見于水火剛柔之義著于金木土載其下以通地天行是五者以別男女以正性命陰陽用交剛柔相推發化錯綜或當或衰而治亂出焉帝王之生皆本五德以長天下而其誠與妙不可復詳但以數而言則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五十爲生成之次以象而言則一北二南三東四西五中爲分布之等故人生而有體質氣候榮衛經絡推于四海日月出入

無不同者于支所配日用所資皆是物也聖人形以知理觀性以知命觀其生勝配合以知陰相協之意故生者以協父子勝者以協君臣故以協兄弟因君臣以協夫婦因兄弟以協明友繇此出禮繇此作仁繇此舊義繇此制信繇此脈臟百骸繇此以理道化政則繇此以設于以器利用則大備矣聖人惟不明者其事而臨疇所繇生燦然可見要以原本太極修道明教綱于至善之域則非聖人不足以語此也孔穎達曰萬物成形自微漸著五行先後亦以著為序水最微為一火漸著為二木形實為三體固為四土質博為五五行之形而于地其氣行于天故其宿次分野禍福驗于人事劉向曰發于地而推形于天易傳曰在天成象在地成非聖賢格物窮理何以知此朱子曰五行質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以質而語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曰木火土金水又曰河圖以生為序故自北而南而中而西雒書以克為序故一六自西北七在西南四九在東南三八在東北此但語其

理其實五行之理無所不周以類族辨物正位方則其序備在圖書若樂五德之運而王所以除萬物所以興異隨依洪範爲序加人初生一月而生津液二月而生氣息三月而生體質四月生骨髓五月而成膚肉人道之成先有男女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兄弟朋友親戚上下貴賤在天以爲常理在人爲彝倫大易序卦亦依此意語云生克者按圖推索不足稱也

臣按古聖少言天道其言天道者推洪範堯典篇爲于古歷數之所從出仲尼子產未之識也仲尼言殷監夏既皆謂之因禮子產言陰陽五行皆以禮明之故洪範者夏殷之德書也子大叔吉也關之光大大因禮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故六牲五畜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采五章以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昏媾姻婭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

為刑獄捷罰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和惠以効
其生殖長育是故好惡不忒喜樂不失乃能協于
天地之性是以長久故人能自曲直以起于禮者
謂之成人此章語意粗與範合至如載氏五德之
說鄒生五勝之運貫之能詳也開濬術覽歷數緯
釋義類自夏殷而下文獻無徵綠周而來二千七
百餘歲以易象準之天地之皆上下各二千一百
八十七歲前盛者後衰前分者後合五行之令各
以成數經其體數滿其體數而去其生數凡得五
德之運皆一水二火三木四金土居兩端以承前
後水德之運二百四十其行潤下以六從九自九
而八而七而六而十又與五合其餘作鹹作鹹之
數九十火德之運二百八十其行炎上以七經六
自六而七而八而九而十去其五生其餘作苦作
若之數一百有五木德之運三百二十其行曲直
以八經八自八而七而六而九而十去其五生其
餘作酸作酸之數一百二十餘德之運三百六十
其行從革以九經九自九而六而七而八而十去
其五生其餘作辛作辛之數一百三十有五三分
損益以復于土其餘德不敗不復于土土德之運

兩復謂藏五自九十其行稽自五而九而六而
八而七而十復以十經之并其五生其餘作廿作
廿之數二百七十五以合于水前後二千四百七
十五歲損益三百有五而五德再周德盛者一姓
而再與德衰者一運而數始前並則後離前後則
後萃把宋有徵則紹嶂而上猶可屈指也故知聖
赫之文必無虛設書意之間殆未盡言
重發影響傳會以求精微失之遠矣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此言五行之質與質而性見舉性而德亦見焉水
居北方質潤而善下火居南方質炎而善上善下
則移以生善上則物以熟木居東方善曲以直金
居西方善從以革曲直則物得其用從革則物得
其利土則無所不用也凡人之生水降而下以受
其精火升而上以受其氣土于曲直爲柔以使右
手從革爲剛以制驕受物從憸叶納若稼以穡也
聖人觀于五行得其常質又推其德性以施于物
故于潤下得其智于炎上得其禮于曲直得其仁于
從革得其義于稼穡得其信人主智不足以洽物

則為水不潤下禮不足以興文則為火不炎上仁不能務達蘇生苞孽則為木不曲直義不能裁決乍作乍止則為金不從革詩書不御人民不施政令變更教諫不入則為土不稼穡搆也五行傳曰田獵不反宿飲食不鄉出入無節奪民農時作為姦謀以奪民財是為木不曲直信道不篤慈擢虎為魏夫居邪勝正棄法律離情欲是為火不炎上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是為稼穡不成貪欲恣雖務立成勝輕百姓好攻戰是為金不從革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是為水不潤下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言五行之氣舉氣而理見舉理而功亦見焉古人之味道也微有舍聲色而得其用者矣視元而聽羽視赤而聽徵視青而聽角視白而聽商視黃而聽宮人所能也味智而得其鹹味禮而得其苦與味仁而得其酸味義而得其辛味信而得其甘與夫味甘而得信味辛而得義味酸而得仁味苦而

得禮味鹹而得智此非人所能也天人之間以氣相取能者用以作禮不能者用以作恭不待察其聲色而氣先取之矣人主不納忠言見利速功則水不作鹹不務儀物簡衆便辟則火不作苦重細過易入人之罪則木不作酸好姑息讒間得入則金不作辛仁賢在野莫與盡力則土不作甘子產言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子產之智則足以知此也古之聖人觀物之質而知其性觀物之氣而知其命觀其所作而知造物者之性之命體之察之服習既久則彝倫之見仁義禮智皆根於心而後發爲事業猶五臟之達于面目雲雨之發于山川色發見味之發于物則也若是而後可通于五行之用者矣

五事章第四

二五事

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天道言行天之所自行人道言事人之所有事也
天有災祥惟水最大而火次之人有吉凶惟貌最
著而言次之物有利害惟木與金人有邪正惟視最
與聽火之爲災烈于水言之取凶迅于貌金之害
人重與木聽之人邪深視此四者行事之所以相
配也以事從行取其用以咎災祥辨吉凶審利
害別邪正則亦無所不兼徵者思之權量也五
事皆敬則無所不休五事皆休則無所不皆以敬
爲事因之以爲德性因之以爲學問而後天人之
行事可得而言矣先儒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
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夫是之謂質又日人
之生而形質具既生而聲音發久之而後能視久
之而後能聽又久之而後能思五事之有先後猶
五行之有微著夫是之爲氣氣與質皆可以辨體
未可以明用也體用之原出於動靜動靜之本出
于陰陽陰陽之用出于剛柔水以陽用陰體動而
用靜貌得其事故以貌爲水天下之作能多姿者
皆水也火以陰用陽體靜而用動言得其事故以
言爲火天下之著筆著舌者皆火也木以柔用陽
以動而爲靜金以剛用陰以御而爲動視以動爲

靜陽而近柔聽以靜爲動陰而近剛故以視爲木
以聽爲金天下之接而易合者皆木納而易斷者
皆金也古之聖人之遠觀近取或得之意或得之象
醫者得之意卜者得之象卦以象爲體範以意爲
用亂屬不齊
又何怪乎、
按五事配屬諸家互異素問以生爲序則貌土言
金視水聽木思火五行傳以廸爲序則貌木言金
視火聽水思土然以五事庶徵推之則洪範之序
自有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與二家作者宜自分
行也諸說參差俗精取似但謂貌以作肅似宜屬
木視爲內景自宜屬水耳漢唐諸儒皆謂震東方
爲木震爲足以動容貌西方兌爲口兌以出詞氣
南方離爲火火以離爲日北方坎爲水水以其坎爲
耳其實不然者易有易之序範有範之序其一二
三四的然不爽豈宜背馳且如醫家以木屬肝肺
屬目萬物齋滲以魂相視以汗屬水汗發于膚顙
發于四股又何疑于貌之非水視之非木乎
黃幹曰五行之序所配與所屬不同配者對時爲
體猶易之先天卦圖屬者流行爲用猶易之後天

卦圖洪範對峙言其所配二家流行言其所用是說近之然自古聖人立言有確然不易之處非苟然分繫而已凡人先氣而後質先精而後魄五氣之用藏于腑臟爲五行之實人所以生五精之用達于顏而爲五行之華人所以榮天人交應皆取其華實如主客然而相戴也天道仰而成閭以南爲首人道立而成象以北爲首南北交猶精神在面面有鼻口耳目物有臭味色聲人物之生始于鼻神鬼之通始于臭故鼻主貌而潤下口主言而炎上目主睬而曲直耳主聽而從革心主思而喙稽內發于腑臟外達于事物次第較然不可易也知其不可易者而後以稽于或易不易之故而後天人交應之義可微言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八道者天道之精神也天人之精神皆聚于敬非敬則五事無其體非敬則五行無其用貌敬則恭言敬則從視敬則明聽敬則聰思敬則睿貌言視聽思五者皆人也人而天之恭從明聰睿則皆非

人也貌恭不在于潤下言從不在于炎上視明不在于曲直聽聰不在于從革思睿不在于稼穡善變其氣質則氣質皆變矣縱橫稼穡以爲睿思與化從革以爲聽聽以道曲直以爲明視炎工不焚以爲從言聽不不流以爲恭貌善存其德性則德性皆存矣古之聖人截籍簡少皆未有所學學水之善下以爲恭貌學火之善揚以爲從言學木之曲直不蔽其質以爲明視學金之從革不主先入以爲聽聽學士之稼穡耕之耨之以爲睿思如此則可謂之知道矣

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天道者人事之精魄也敬其體則其用具敬其用則其體備肆矣恭從明聰睿猶有其氣質焉肅乂哲謀聖則無復有其氣質焉身口耳目之化於心思猶水火金木之化於太極也天下之人食于誠苦酸辛不知其爲水火木金也習食于肅乂哲謀不知其誰之身口耳目也聖人自敬其身以及其身之天世亦因而天之天下之吉德美事則皆以爲聖人之爲之故其恭從明聰發于一身而肅乂

哲謀著于天下天下從之以為聖人是則思之為用與皇極同用無不敬儼若思是之謂也朱子曰洪範五事以思為主四者可見思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然其操存之漸必自可見者為之曾子告孟敬子曰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故君子之學自外以歛之內自其可見以歛于不可見者繇之貌而言繇言而視而聽而思彌近彌親以為操存之序凡若是者所以為仁也仁則誠誠則天天與人合故行事不二神化不測也傳曰五行之秀為人人之精神為聖書曰睿聰明作元后然其操存之序皆與下學同功書孔子告顏淵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其說詩曰思無邪此五者又敬事之實也

八政章第五

三八政

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

七曰賓八曰師

八政云而後五事備五事備而後五行之用得其
所民生而有食有食而後有貨食貨具而後有以
明報祀死養生而後有以安其居安居重遷而後
可教可教而後可禁可禁而後可與禮樂也可與
征代故八政以緩急為次八政之始于食猶五行
之終于味也五行之用鹹苦辛酸皆可以食要之
于甘可以養性鹽錯求而皆可以貨要之稼稽可
以養命故五祀皆可報也而重于社稷五土皆可
居也而詳于墳虛五教皆可敷也而價于徒衆五
禁皆可勅也而嚴于寇攘五等皆可賓也而尚有
德五戒皆可師也而要止亂周公生于夏殷之後
彝倫廢斁故其典制詳于官師大禹生于唐虞之
間慎徽尚存故其闕揚精于性命孟輔與庸主論
說故以田斂樹畜留八政之餘貧于與聖人數陳
故以政事福咸爲五行之內是以九疇皆行演說
而八政獨爲將其大者存于典讀楷者存于皇極
太宰所職撿在宮師未足
以繫天德王道之旨歟

臣按八政疏在孫奭與依洪範不復敷詞后稷播穀伯夷秩宗禹平水土契司視遜皋陶明允于龍作納言通于賓益作朕虞通于貨總師之人通于祖征則綦倫成在矣又加與貢之致詳于食貨時巡之成秩于禮樂在古今八政從無在二篇是以作者不復敷詞也王義曰八政皆以及民非獨王家之事食貨祀賓師既皆指事爲名司空司徒司寇又皆指官爲號者三卿所典多方意非一義所盡也周禮食貨出于司徒統在太宰賓祀皆在宗伯協于司徒司馬總六師之職司寇與兗詰之征獨司空無事從力于虛危之閒夏人尊司空以尚司徒故特所三卿也攷洪範之意皆以五行爲主人事天工皆爲五行之相協舉三卿以治五行則食一爲水貨二爲火賓三爲木師四爲金祀五爲土也舉三事以正五官則司空爲水治北方司寇爲火治南方賓政爲木治東方師政爲金治西方司徒爲土治中央也

臣按易之爲道與範表裏範言天德以章王道體九而用八易言王道以章天德體八而用九易之

體八者如乾以自強坤以厚載坎以常習離以繼照震以修省艮以止思巽以申命兌以麗澤皆藏道而顯以德未嘗及政也巽一及之而非其至也皆範之用八者如食一及貨二祀三司空司徒司寇七賓八師皆藏德而顯道若未嘗及於性命者間以五行屬之而亦非其至也今觀二書互為體用易言其體範言其用綱領各八其別六十四以六十四乘之四千九十六如食以養生貨以阜財祀以報本司空掌土司徒掌教司寇掌禁賓以柔遠師以除暴毎政之中又有八政八八相把而禮樂變化旋于無窮唐虞成周官制相參猶為未備矣八政之中賓爵于祀祀簡于貨然是三者精微相依猶金木之於乾坤風雷之于水火不因微著以為次序必如易象所屬則乾兌兩金震巽兩木坤艮兩土司空兩水司徒兩土司寇兩火因而重之多寡錯互之各不相礙也因別為圖著于後篇

五紀章第六

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五紀者五行之總也人生于五行而紀于五歷天德王道繇此以協不協五紀則天德王道亦無以終循也哉有陰陽之行分合天氣乘之各以往惡五陽之年或先天是為太過五陰之年氣或後天是為不及平氣之年不害十容聖人皆先有以處之後或不為厲月有交會是生薄蝕因其經次以測分野定其閏積以正氣候朔其明朓以別晷擦故天道之親人者莫如月也日有剛柔聽人察之外事用剛內事用柔先甲用辛後甲用丁庚之申令成之變焉聖人亦採之以正刑德以度內外使如權义因日出眂其煇氣以察善敗故天道之可尊者莫如日也是有離合五行變犯災眚所生視其綱次以別分野或水或火或荒或兵皆先設之以前民患四者既備而後歷數可得而舉也凡聖人之為是四者皆以憂民意不主于歷數然而歷數惜是矣古之秀民遵道就路自餘躬斯行而外無後文守技巧累其心思惟是二氣五行猶飲食之有醯醬也二氣明而後二氣節宣鬼神不奸其

分五行明而後災祥告救天地不違其和有是五者以協五事紀八政而後帝王之歷數修煥次第燦然可數矣

臣按五紀不復敷詞其文盡在堯典或云逸在下章也堯典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日中星鳥以殷仲春申命羲叔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分命和仲宵中星虛以殷仲秋申命和叔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曰咨爾羲暨和朞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則歷數之義大備然觀千古聖人欽若天憲覽時對物推闡考著古星正物不過就數年上下測驗取合因前據後下先經次而已至其終始損益象有定理理有定數千年億世猶之一日決非占風步晷之所能知易倚伏羲神農黃帝堯舜始作易其初無有古籍不過以紀歲月日晷歷數之事今推其義亦本乎自然使人知有體統分殊之理而已凡易與律律與歷三者同質而異名律以九起易以八乘七八九六各自相因律歸于九易歸十八同方相割以歸于歷八卦九疇凡十八變而歲月日時

帝王歷數一

一可理也

凡論歷數之道須先明方圓之極方起于卦圓起于律三分徑圍得具餘分以爲損益方五損一生內而圍觚圓四益一生外而方糺圍十去一生內而方饒方九益一生外而圓乏凡置方田四徑一自二十八以規規之而得天行之常度徑一之數不及三圓日壥于天月壥于日火壥于水木壥于土日月星辰相壥之數皆從此起也古之聖人不貴難知之事不作撫益之器如使歲月日時果無當于政事則璿機王衡可發矣歷家測歲星左右之說已久歷不驗管子以春爲歲德夏爲日德秋爲月德冬爲星德之設又于義末該考洪範之法以九乘九得八十一以九乘八十一得七百二十九以六乘七百二十九得四千三百七十四故以四千三百七十四爲歲以七百二十九爲月以八十一爲日以九一爲星辰以五十三萬一千四百四十爲歷數凡一歲之日退九辰八十一歲之日退兩月之辰二百四十三歲之日退半歲之月凡四百八十六歲而退一歲之辰四千三百七十四歲

而退九歲之月于是而五紀之數大略可考也自上元以來至于春秋甲子己巳甲戌己卯千九百四十四歲在軒轅之初日纏營室又歷有八元一甲申己丑甲午己亥甲辰己酉甲寅己未凡十有一元五千三百四十六歲斗建之退八十一度故周在婺女虞夏而上在于虛危春秋而降際于牛斗五紀之所從爻則必在此矣古之聖人仰觀天道退測遂初知歷數之所在有道以持之愼之于初保之于中肇之于終若申伯仲山甫衛武公其人也不知五紀不知歲月日星歷數之所在與氣浮沈動或違時若趙孟萇宏單襄公其人也今以範通卦爲五紀之法約有三等凡卦六十四爲爻三百八十四名自相乘爲卦四千九十六爲爻三萬四千五百七十六通乘之數一百二十七萬二千八百六十四以爻協日則爲四千三百六十九歲之日以爻協時則爲四千三百六十九月之時以其歲月約其日時進退氣朔則爲一歲十有二月之廿十有九歲一章七閏之月也此一等但取每卦二乘之爻爲定六十七歲餘分之日以爲歲月日辰歷數而閏餘朔爻斗差之法定又易卦六十四乾坤以繇頤大過中孚小過八體反覆

爲七十二步自相乘爲卦五千一百八十四爲爻三萬一千一百四通乘之數二百二十三萬九千四百八十八以爻協歲則爲五百一十二歲之辰以爻協月則爲六千一百[illegible]十二月之閏兩其日餘四分之一減其餘分一之六千以上追斗策下齊朔會則不出卦爻之內以日通歲以月通時而可坐得四千三百六十九歲之大都乏成五百一十一歲之密步也此一等但取本卦二乘之爻定歲九歲餘分之積又成七歲成歲之積無復餘分順其盈縮以定差閏以爲歲月日辰曆數而交集大小素閏之法小定合千疇法以拆悉律刻方削圓交致其用協是三者而伶倫容成大意盡亥故五紀之道非可意爲加撥也亦非可隨時更革自爲明治也知其損益以得差數明其消長以證常度古之聖人不出戶牖知天道不越關書見百世職此故也易大傳曰夫確然示人易矣如必比會備綜若求巧合雖隸首璣爲勞[illegible]至于五緯運行各自爲度體質有重輕則行離有遲速去日有遠近則伏見有順逆熒惑七十九年四十二周歲星八十三年七周鎮星九十九年二周皆在三萬一

下一百四爻之內余水依月纏交易推諸星夌犯
或雜悉數要觀于圖書之相加徵于一三著于三
九極于万十三萬一千四百二十四而五行相殄
爻會之說大備間有一次合分野不齊皆可義取以
古埤分米爲濶也聖人觀歷而知其紀知歲月日
辰之所分屬與卿士師尹分合焉治洛如延侯行
師作樂假點勅法省方救過育罪治戎防忠勞民
勸相之類一一得其綱月頒時條衍使于孫率縣
雖干敷無彝可耳或曰封家出于文周疇範本于
虞夏嘖有數無文範有詞無折妄得以文周之卦
爻合干虞夏之歲月其贊畫卦有象已在義裁之
時尋象遺詞並可坐合文周之指但以五行訛于
五紀三變之內文義巳多况以八政領其五行倍
乘之除歷數與在世有情能之士以是紀歲紀月
紀日祀星紀辰授之天子卿士師尹庶民則天人
之故惨加指掌至下治壬五德盛衰之治斷自五
行卡分賠家二千四八九十一歲左順右逆一負
一勝推有德者能持其後不至困窮其精義與是
祁北
云

臣按先儒蘇軾洪邁張九成葉夢得余燾皆稱庶徵章王省惟歲以下八十五字宜繫于此今未敢遽定別立後篇

皇極章第七

五皇極

皇建其有極

皇即天也箕子稱言帝天爲錫畀之主因舉五行五事八政九紀次第言之而天人之道已略可見至于稱建用者必有一極確在二氣五行之上以爲二五樞要元運綱紀乃質言以明之曰所謂五皇極者乃皇天所建其自有之極即北極也二氣五行無此北極不能自立人君雖尊猶如帝星猶極而動常思皇天所建之極以爲極主故上曰建用皇極者人君之事此曰皇建其有極者上天之事也六疇皆不言用此獨言建以明君用之爲天體天之所建即君之所樹人君合天所建必無復

有以自勝者故敬指而質言之若天之所命人君者然陰騭之至也極者至也止也大學曰止於至善中庸曰無聲無臭至矣聖賢學問皆從此出而王者又爲辰極之本所以立性造命錫福於天下常涵養德性又加以學問取法北極無一毫搖惑偏倚之私久而造于至精至微至純至一之域故語之至善善即德也德即福也天建有此至善以發皇其用至于極廣極大極高極明而皆不離此物王者法之以建極于心故曰建其有極雖爲天之事亦即王者之事也下文所稱皇者皆天所稱予者爲帝所稱汝而者爲詔乃上天訓君之詞非箴予對下之詞也金履祥曰皇建其有極而下即宜次以無偏無陂之文爲皇極之敷言備上文五紀歷數之下即宜次以王省惟歲之文爲五紀之數言也別定後篇今依原文序次如左

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天度中分九十有一北氣出地三十六度除五十
五度在北極之前所謂天地之福閟也五十五度
中剖二十四度爲夏至前後日道餘三十有一併
于天中三十六度得六十有七天地之中數也天
以此道立性造命錫福斂生北極不動協之于上
以德斂福凡在天地之帀吉祥善亊皆欽發于皇
極之前皇天用此敷錫庶民庶民以此各正性命
環撰歸嚮無有遂咈于極上若謀知此意以此斂
極敷錫天下故聲色不動而天下從之也先儒疑
建亟而下遠稱五福條貫未明其寶皇極在于五
也五即福也五常五德五飭五氣天子與庶民而
一綸序天子能建其極則庶民咸受其福考其微
義當以敬爲建極之本蓋萬物之生非敬不聚敬
而後靜靜而後一一而後變化不測故福雖有五
極一而已時雖有九敬一而己天以一極而斂五
福分界庶民使庶民其知其有王王以一敬而欽
五福分界庶民使庶民其知其有天子是庶民皆
以王爲極顧保王爲萬年之主蓋天所錫民與民
所錫王者皆本于至善純一
不二性命之故還相與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凡厥庶民受命于天以天爲極帥有淫比之心以天示之無不惕然敬念者蓋上天皇皇三五運行鬼神二師各共爲治庶民不見主德惟利是視嚮利者爲恩背利者爲仇恩仇分而朋比立其所從來皆欲福之力少而敷錫之義廢也君既建極以善于人協于善者君錫之福雖五臣相推十六族並舉不謂之淫朋不協于善者君示之威雖共工滔天伯鯀圮族不謂之專德猶之皇天爲民作極禍福善敗一無所私聽民自取民亦何私之有惟環向歸命于天而已此所以至善立民之性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此所謂中德也中德即天德也凡人有私不能察別賢否惟天無私居高視下庶民賢否齊如草木善則畀福不善則畀禍然天實以生物爲心養民爲事善善之意常多惡惡之威間用猶雷霆之于

雨露時有之民民之有猷有爲有守此得于天性
天所鍾美以命于民之君君則念之君不敢自以爲福
民之未有猷爲操守亦未有過敗類此得于物
命天所泛受以恕于君君雖不用天則受之君不
敢自以爲成恭君雖有威福之柄而皆命之于天
民雖有賢否之殊亦皆受之于天必如其縣兜苗
則與衆棄之謂是天之所謂受
也此所謂以至善立民之命也
臣按古今庶民以朋比取敗者多矣然是皆無猷
無爲無守之人欲以罔利營官故朋謀共敗如其
人尙有猷爲操守又無可營罔取利之事必不宜
以朋比日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此天
德之原帝
道之總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

風霆時寅非天之所色也厲色示民則民滋懼矣
古之聖人遡之天心謂惟皇天好善故天之訓君

若曰而康琛爾之顏色開示民心但曰予帝天所好者德耳人知天之好德則人人歸于好善雖不必盡與以爵祿而可共免于罪咎是即汝錫之福也凡厥庶民皆天所生皆天所養與之善則無不善與之至善則無不至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所謂人者天之心也舊說小人革面則大君錫命皆文義背逆小人之所藉口可爲鑑戒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

凡恐朋比德在下位者極少而處高明者爲甚位處高明則權勢足恃羽翼既成依附者眾雖明主德有畏懼之心或見一二特立之士意見不侔反以朋比傾之聖人以天爲心所好惟德德之所在煢獨可尊惡所不在高明可黜何私之有水之于火火之于金不避其高明金之于水水之于木不傷其煢獨而光于皇極乎聖人在上與煢獨者造命天下皆至命與高明者治人性則天下皆至性無他焉以歸于善如是而已

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

皇極之中不著一物其若有物者惟賢才及諸庶民耳欽福之中中不一蔽一事其最有事者惟念人才及受諸庶民耳箕子親見賢人在野棄遯于荒商室所以亡四夜在邪十亂成列周室所以興故書懇懇以上天好德爲主念才爲言蓋上天所職惟在生人其人之有能有爲則加之精爽日星之光華皆在焉生之甚難用之不易自舜禹以來其齋惜顧復大意如此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才者天也情亦天也君用人才亦用人情書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凡人君所惡臣下者不過二端一曰朋比一曰貪黷然比德之興始于違才賢能失職則羣謗者多小人之害君子必皆以朋比害之人君好德則賢能並用何朋比之有貪行之興始于祿薄家食不肥則人有市心不自之徒用盜

竊不擬人君制祿足好其家則旋隋其磺何驗辜之有故好德而錫福時人斯則曰皇之極福歸于天也不好德而作辜則曰時人斯其辜辜不敢歸之天也高宗彤日曰王司敬民民與天而已

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天之錫民凡爲好德耳人無好德而君錫之福則下拂人逆上遂天心雖雨暘時若寒燠得度猶謂之作咎也凡皇極之篇專言好德好德之用見于知人用人好惡一偏則人才喪收人才爽敗則邪家隨之右之惡人以天生才敬思其用邪戾之氣不苛下中忿疾之意不形于色但曰予攸好德故舜舉皋陶不仁者遠湯舉伊尹不仁者遠四凶既殄則不有之有不可勝誅付之天耳至于天所寶惜何忽藏也學未造于至德則皆謂之偏才皋隱言九德六德三德畢德以包才箕子言有雖有爲有守畢才以進之德也其實上天愛才人若好德以好德之亦求才則有全德以苟才之心言德則無余才亦合其性命才恃以歸于善有當于天而已篇中兩言凡厥庶民兩言時人斯皆以反復丁寧

上天敬民愛才之意又歸于好德以要其極須于古之道法百王之模範也

金履祥曰自此以上皆五福之數詞今依原文歸于皇極者皇極體極以建大用五德五福乃九著其文于五著其實故前代諸儒皆謂之中德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此皇極之敷言也皇極之不建皆生于好惡好惡者仁人之大用作好作惡者小人之私情作好惡則不能作極惟皇作極皇無私者也人則有私有私好而後作好有私惡而後作惡作好作惡而偏陂橫生皇途廢塞矣凡好惡偏陂皆生于利不生于義也利之所在眾皆好之雖其惡而謂之好利所不在眾共惡之雖其賢而謂之醜聖人虛心極慮極平其取義極精去私極微上揆天心下揆天性因好惡之自然而一無所作焉故自皇建之爲極自王制之爲義自庶民遵之謂之道路其致一也

臣按春秋傳楚莊王既立孫叔敖爲相王召而問國是焉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何如孫叔敖曰君驕士士亦驕君則是非好惡無繇定矣夏桀殷受不定國是而以一已之好惡取舍爲國是故危亡而不知楚王曰善吾願相國與大夫國人共定國是矣吾終不敢以好惡取舍爲國是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道卽天也有天德而後語王道聖人之好惡本于天德好而知惡惡而知美利之所在以義裁之故正直而蕩平衆人之好惡本于人欲好復作好惡復作惡道之所在以意裁之故偏黨而反側萬物之生如昆蟲天雖有好惡或風或雨至于天氣清明姬炎消減平旦北極爍于天中纖毫不動誰敢撓之又誰敢干之故極者天道之所會歸也惟皇作極而天下會歸賢愚有一定之性貴賤有一定

之命爲彼奸以念賢才而人不謏以爲私爲皇受
以覔中人而人不敢以爲縱爲時辜以鄉下士而
人不敢自爲貪爲用咎以徽無良而人不敢自爲
競攸歸建其有極會其有極歸其有極人反復推明
欲蕩世人君知辰極之道不依左右不分中外一
以敬都明健爲本所以樞紐天下轉運六合非加
臣庶一念稍私則天道人事共得而彈治之也詩
日神之弔矣詒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
百姓偏爲爾德德即福也人君能
爲天下造德而後造福被于天下
臣按右今朋黨之論皆從此出周公作洛誥重言
孺子其朋毋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序弗其絕武王
作泰誓先言播棄黎老昵比罪人臣下化之朋家
作仇脅朋比之異皆生于君心之有偏頗君心無
有偏頗則比閒族黨一奸一惡官師能治之大小
臣工與主同好者必黨榮與主異好者必辱誰樂以
一身之戮辱殉下民之好惡者後世小人欲空人
國必先唱爲朋黨之論以感主聽遂使聖賢建極
扶心之談移爲奸邪蒙蔽攬權之資今致書中所
稱好德錫福蓋行昌邪念才容衆無一語欲使人

才孫立者所稱無偏無陂無偏無黨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皆自君心直言之以明皇極之靜專至中至正非爲臣庶雖也大臣責難不敢以此匡君而樂于以此匡下其說易而行之得決所欲是以朋家作伐談譀弗絕不至于賢才盡去貨賂公行爵祿加市不止雖有明君悔而挽之難爲力矣臣考春秋傳范宣子滅欒氏因叔向樂王鮒欲救之叔向不許室老怪之叔向曰樂王鮒從君者也何能救我祁大夫外舉不避讎內舉不失親其祁大夫乎于是祁奚救之祁奚不言叔向亦不謝也先是祁奚請老問嗣焉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又問對曰午也可于是羊舌職死矣晉侯曰孰可代者曰赤也可于是使祁午爲中軍尉羊舌職佐之左氏曰君子謂祁奚爲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爲諂立其子不謂比與其偏不爲黨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祁奚之謂夫漢文帝時有田叔者守漢中上召問天下長者何人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上曰舒守雲中不以堅士卒陷死長者固殺人乎叔頓首曰是乃舒所爲長者也方貫高反時舒自髡鉗隨張王豈自知當爲雲中守哉匈奴寇

雲中孟舒愛士卒欲戰不忍言士爭致死如子弟為父兄以故死者數百是孟舒所為長者也上曰賢哉復召孟舒號日有馮唐者以代人為中郎署上過之問知其代人也曰吾居代時閭李齊之賢戰于鉅鹿下每飯意在鉅鹿也公知之乎唐曰是尚不如廉頗李牧也上拊髀歎曰嗟乎吾不得如此人為將豈憂匈奴哉唐曰恐陛下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上怒起良久召唐曰公何以知我不能用頗牧唐曰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用養士百金之士數萬今魏尚為雲中守用軍市租養士五日一椎牛殺虜甚衆坐上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罰作之夫士卒田家子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一言不相應文吏法在必用臣愚誠恐陛下得廉頗李牧不能用耳上說即日赦魏尚復為雲中守史遷曰二君所稱說近而不黨書不黨不偏王道便便二公有焉其實田叔馮唐皆生值聖主虛懷好問心無偏黨故二臣得畢其說非二臣之能也方貞觀時太宗勵精求治魏徵屢有諫諍一日召魏徵問曰今日所行何如往者魏徵曰貞觀之初恐人不言常導使諫三年以後見

人諫諍悅而從之一二年來雖免聽受終有難色上曰何至如此魏徵一一陳之上曰誠如公言非公無能道此者人皆不自覺公未道時都謂不差問公說乃然覺但存此心終不違公是則太宗處心先無偏黨故納魏徵之誠非魏徵之能也及魏小徵既歿不聞讜論卒譖魏徵阿黨傾仆其碑故小人之害君子必以阿黨為說蓋君子好善好善則寡于錄人之過小人營私營私則深于文法之求君子與小人並居則水火之形必立水火之形既立則門戶之禍遂分天下既未有不邪不正之人則古今亦未有不治不亂之事以皇受之量施于不好德之徒亦經文所謂用咎也歐陽修不知朋黨之所發求皆由于建極之說故不求端于君心而借遵王之文取卑于臣庶是以好惡日生寒暑反易猶移北極以代冬夏之行進風雨以迴何陳之路欲其正直蕩平豈可得乎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

以上皆皇極之敷言也皇極敷言百九十二字可細繹者八可詠歌者七皆丁寧于好惡用舍之際

使人得其性情如天之愛人人之好善以德爲福而已凡人性本善生而好德告以好善好德雖凶邪之人無不可歸于道義者孟子曰禹聞昌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爲善取人爲善是與人爲善也敷言中如曰予攸好德一語眞可以消融羣心其登至極箕子恐人視爲敷陳之言故又申之曰是彝倫之訓帝訓天之訓所教誠聖賢垂範百世親切如此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

天子于庶民性一而已天子錫福庶民保極天子好德庶民亦好德上無作好作惡之君則下無淫朋比德之民雖其稟賦使然亦貪緣諂之力也凡天子居高體虛初無好惡其好惡偏黨皆生于左右暬御親近之人不稽古訓不告彝言時作好惡以嘗天子久而天子信之至以明此飭于下民反側歸于臣庶世道繇此不能盪平其實天生五行各自爲稟一水二火三木四金雖相連類意義不

同得其用者異稟相資不得其用同類相棄夫子
但宜憂其相競不必憂其相比要以性情之歸于
好德則四海一也詩曰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
君子其儀一兮天子之愛臣庶猶父母之愛子臣
庶之敬君也于君之敬天故雖天子有父之親有
天之尊視之則曰父母尊之則曰天下王極親極
尊而皇極
亦進矣
臣按古今無有訓詁聲韻之法其訓詁聲韻僅見
于此周書立政曰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
休茲知恤鮮哉天文志句四星名四輔謂之抱極
星極東一星曰柱史傍一星曰女史垣匡十五星
為宿衛周廬之宮太微垣中近五帝坐曰幸臣四
星曰內平後聚十五星蔚然曰郎位天市垣中有
侯星在帝座東北微茫四星為宦者去極雖有遠
近而皆得依帝座之光既依帝座之光而不得嚴
仲靜尊之理則或有頃側之耀變易常度悖于彝
訓者矣要賢措意精微薦選士豫教自其為庶民
時已漸于禮樂日就親遜侯明撻記惟修惟和猶
周家所謂三德六行皆少而習之以端嚴朝廷敬

其好惡淆而是非定性情平而道義立也人之性情不平學術不正又非以崇所訓詁者與見勢利則顛倒熏心而好惡混淆是非紊亂了不自覺如久坐日下瞪視日光以人雖素別黑白論蒼素無後常度非其目力不同其蓄情不遽為日光之所耀奪也洪範一書直指皇極為天子之心猶天之有北極日月所曜為水火之精遷極而行天川嶽二殽為金木之府泰極而居地諸有猷有為有守者皆天地精靈分布上下不可不自愛惜但恐有左右比瞪作好作惡以利破義以衛破道遂至是非淆亂顛倒邪正而不自知故又深以數言為訛是乃帝天之訓可言可行無論庶民皆當以攸好德為心攸好德為事不攸好德則必有偏陂之心偏黨之事不能蕩平正直以事天子必不可近天子之光蓋天子乃天之極為天下性命才情之所從出從其生人而言則曰父母從其成人而言則日天下王父母帝王乃生成天下之統名非可編其光耀以倫亂天下也上之尊曰皇者稱天以告君所謂統體之極此曰凡厥庶民者諮稱庶民以告左右所謂各錫之極其要于好德以定性立命原

本一也

三德章第八

六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

三德者五紀所取衷也天子以道治天下而終不能廢刑罰不能廢刑罰而欲以剛治天下則敗矣天下神器還以天治之故禮樂刑罰道德三者同治而聖人之意常恐自治不如治人之嚴故或取之二氣或取之五行天所自治聖人之歸也聖人欲使天下士皆知所自治而後有以治人故有選舉之法以治之于先有讞議之法以治之于後譬如人皆正直可以無過然亦有正直而過于剛者亦有正直而過于柔者正直而過于剛則禍患中之正直而過于柔則陰邪牽焉君子皆有以自克而後有以克人猶二氣五行之自相治也治人而不言刑正直而不言克聖人之道蓋猶不敢云治

也云安之耳其行皐陶曰寛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衆三者皆可以選士可以選人亦可以明德矣書曰好是正直又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三德之謂也凡三德者聖人皆以自治半以治人也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二五之意皆在于生而其功皆在于克正直雖不克之而準繩所及匡扶大矣平康之世平康之人平康之事斧斤鍼石皆可不用置準繩猗無克之資有克之功古之大人皆用之矣至于君子小人天下稟有氣質之變遷化不齊約之曰陽剛陽柔陰剛陰柔而已克陰剛者以剛克陽柔者以柔此正用克之也克陰柔者以剛克陽剛者以柔此互用克之也故以剛克施于彊弗友以柔克施于燮友沈潛高明者或以對治或以交濟對治若施于小人交濟若施于君子凡以變其氣質成其德性去偏即彝歸于至善之域而已凡姦邪盜賊僞言僞行皆世間恒有之事恒有之物聖人先示之正直

服而不變然後用克焉剛克之用鈇鉞柔克之用鍼石其于繼準之義一也先儒曰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三德乂用陽以舒之陰以斂之汰其兩偏用其中于民聖以納天下風俗範于皇極者如此皇極章中無虐焭獨而畏高明三段亦此意大抵皇極章中通學九疇之義非如五紀威福易別出也臣按古今經義彼明三千年來最蒙晦者莫如洪範八政不明其嚮皇極不明其本如三德者不明其用遂不知三德于九疇中何屬也其實九疇一體一用惟皇極無不爲體無不爲用此三德則所謂九紀之用也五紀一歲二月三日四星辰五歷數此五者損運征試假篇參逆之所從出也歲德之火貨著于十日月之筮著于水火星辰之德著于金木五行合德見于悉數天下之道未有不于二五焉取者也不取其數而取其義不取其物攸取其意故行行之于制勝皆用之矣實皇之間繫象布和五直之德取于稼穡過此以往金木水火五爲治也非禮兆順驕禦不共金火治之委隨虛

疏從習若流水木治之頑冥鈍遲處錯善疑金火治之陽驕褻中剛視似高水木治之夫是所謂不德者也聖人所治則其德也而猶以從革治張交曲直治燮友炎上治沈潛潤下治高明故五行之用聖人無日不以自治也治已以及于鄉士師尹而後以及于百姓金之克木木之克土火之克金水之克火聖人皆取以自治而獨以平康正直者厚偵祿禍以遺福于天下百世故土者萬物之所從克為物之所從生也土為水克又復生木故不以克木木既克土土復生木故不遊木克聖人之發賢人以阜爲民烝取訓此也後世為治者直以訊歎聽察之一事耳何德之有然則是于五紀何協焉曰五紀之皆以剛柔為用也干支方位爻象則皆有取焉然而與人不用者聖人之用以治天下不以治皆數然則刑德之在陰陽無有歟曰治則其刑也則而服之則其德也歲德治之不服則有月刑日德治之不服則有歲刑剛柔四用則是太少者自為陰陽也然則五刑所聚下有勝爾聖人從之可取天下為德為數何居之乎曰吾從德焉耳歲月從德日星從德歷數從德德者五紀之

所從協也孟子曰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弗爲則又何取于刑篇而服之乎先儒皆以此下惟辟作福四十八字宜在九疇之末今依原文序次如左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聖人不樂用威不得已而用威五行之克勝非樂勝之也謂德不勝物則物亦無賴焉上天建極以授惟辟陰陽剛柔惟所用之而臣下與之沮陵則治矣天之勝日日之勝月月之勝星此終古而不變也木重而勝金金重而勝火火重而勝水水重而勝土此則朝夕而變矣聖人防其甚思其終變故于所生之中而常有以勝之詩曰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以緣福正直則受福不正直則受禍聖人非樂禍之以爲人臣既不正直害家凶國條我人民則皐決降威其禍有甚于我禍

之者故定之以名分制之以等級使貴不逼上福
不踰德其稍有過差則五行之吏自足克之剛以
制剛柔以制柔陰陽相柔又或用制是以金木不
溺水火就治土居其中入得衣食也晏子曰夫福
加於身之有幅焉民生厚而利用于是乎正德以
幅之使無黜嫚過則爲敗吾不敢貪所謂幅也人
臣如晏子者可矣仲尼于管仲譏其不
儉于晏子無譏蓋猶近于正直者焉

稽疑章第九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用人則無不擇人者至于卜筮而末矣謂是神明
所憑而擇之從之立之鄭重乃命之夫以敬天亦
以敬身也蘇軾曰是將與卿士共謀之可不慎乎
夫將與天地鬼神共謀之而况于卿士乎庶民乎
夫是則皆爲八政設也八政何疑而卜之筮之曰
祀曰戎兩者而已夫皆民事也民事之受于天者

子室之于父母不知其謦欬則過而伺之不敢不樹則循之子道也今脩可守可徙可從及賓則其成憲焉取之何卜之有曰成憲之更弊則守創其制古之爲中古者且謀之卜之而況于其大者乎周禮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大祭祀則眡高命龜小事涖卜國大遷大師則貞龜凡旅陳龜凡喪事命龜若是則八政通卜也九簭曰簭更簭咸簭式簭目簭易簭比簭祠簭參簭環若是則八政通簭也古之聖人不敢自謂神明故常以神明示人如其以爲神明則天下無復神明者矣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又謂其存之者也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德行則可以成信矣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五古不言所屬約如五行之次而蒙爲中土也逕驗曰地氣作而天不應曰蒙故蒙與聖對爲風先儒以蒙昧爲未落驛爲金爻錯爲上云右法皆然姑用之

曰貞曰悔

貞不動者也悔動者也或曰貞內也悔外也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遇蠱曰貞風而悔山則是貞內而悔外也公子重耳筮歸國遇貞屯悔豫皆八則是體貞而之悔也八皆坤也言兩卦一貞一悔皆動得坤也禮先筮而後卜此先言卜而後言筮何也曰是其體象皆行之也何謂皆行之也坎之似兩離之似霽坤貝用蒙宸與落驛乾兌似兌今之均絕兆成或變體色罪所各有內外故曰皆有之也聖人之爲此者何也悔吝吉凶皆生乎動天地貞觀日月貞明貞也而動貞爲聖人立于無悔以御其行悔者曰乃得其正焉耳吉凶則不之知也然且不敢不知之者以示大疑之未爲害聖悔之末爲生道也

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式 式字誤當作式

卜筮皆卜也五占者五行之占用二者二氣之用卦象之成雖有陰陽亦只五行爲占及其用之則曰九六大衍五十去其一數於四十九一者衍也九疇之一無異文而大衍之式有異文何也則其

爲法也天地中際百八十三裁其中際四十有九以爲二至之日道兩極臨餘各六十有七故以二十行四爲二分之赤道以六十有七爲一卦之歲數參差微微爲二五之餘分而卜筮生焉故策者天地之情蘊也筮十有八變內六以御冬至外六以御夏至中六以御二分坤初之履需乾上之亢悔泰吞之交際筮皆取之故以一二三四觀五行之生以九六八七觀二氣之應凡內卦之數八十自八則自冬至南來當春分前三日而交赤道外卦之數九十有三則自夏至其來當秋分後三日而交赤道內卦之數九十有一則自春分南上九十三日而交夏至外卦之數八十有八則自秋分其下八十八日而交冬至三九而贏三六而縮七八加九而羲七八加六而縮縮者前進贏者反卻此其大略也聖人之于天道蒞觸于樂指而無其是也故以謂陰陽以念寒暑以吉凶無民同患以先天不違後天奉時以施于百符物土庶民各歲天若無敢攜貳蒞亦陰陽之在也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三者天地之參也參而從兩是天道也傳曰莫三人而迷益謂之時人也是役鄭欒武子書救鄭楚師還晉遂侵蔡楚公子申息之師救蔡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皆不欲戰于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從衆乎子之佐十一人其不欲戰者三人耳商書曰三人占從二人之言從衆也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為主可謂衆矣從之不亦可乎乃遂還甚矣武子之通乎道也建立極者也極立善者也善立而天地從之而況于人乎而況于鬼神乎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乃心王心也而謀之而及之謀之者誰及之者誰也有人之事心也加其天焉如其君焉如其履福師保為故尊而謀之不謀及之則其言教猶未可親也何也謂其猶知有王也卿士庶民猶知有王也總總則不知有王也其皆謀及之何也謂其皆天也天者萬物之極也

臣接卜筮之法至秦漢而廢秦漢之主不賢于三代而斷大疑立大謀獨果于三代者其敬慎之意

微而聖神之號著也盤庚之三誥東山之徂征此二卜者皆可以不設然且聖人質爲之仲尼則存之仲尼周公箕子此三人者并時立而同迷也以敗圯于河民生盡劉非稽靈卜盤庚不敢遷于殷以西土不靜獻夫同心非休卜并吉周公亦無以誥大衆以至營雒而卜澗瀍還鼎而卜郟鄏或以爲聖人有所託而爲之則是聖人爲僞也子曰君子敬則用祭器是以不廢日月不違龜筮以敬事其君長是以上不瀆于民下不褻于上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句**吉**源案近日王引之以逢字爲句合于古音與上文從同爲三韻協今從之

朱子曰心者人之神明虛靈知覺無異于鬼神雖龜筮之靈不驗于人故始謀也先人而後龜筮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無私故定謀也先龜筮而後人夫聖人之定謀非皆爲身與其子孫也而天愛其身必及其子孫聖人之謀周于天猶天之謀周于聖人也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逆吉

龜筮之信于庶民何也士民之智繼于天也淮若同天不踰士民君敬天焉耳

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

君之繼于卿士何也天同卿士吾敬卿士焉耳

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

君之繼于庶民何也庶民同天吾從庶民焉耳

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龜筮之用繇也龜爲前列而筮爲周神內外之作等也內之吉靜而微外之凶動而著天子之事內祀而外戎尉禮小司寇掌外朝之政以詢萬民日詢國危詢國遷詢立君此三者則無所別內外也

令有六衆大役外不可已之事君龜已告士民參同而筮獨違則爲之乎曰是在士民矣有內寧亦有外憂君子不以內憂圖外功

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六以古之君臣齋戒洗心斂福敷民古之庶民避道避路誦行彝訓而其不如一蓍龜者何也天下之事可靜而不作者多矣不得已而作之得已而靜之以聖人之聖而因靜于蓍龜則亦莫之敢動也故天下之斂福者莫如敬天下之去咎者莫如靜也益之初九利用爲大作何也曰是必龜筮之所其子也若春至之于來揺啟蟄之于風雷不假龜筮而天下禽動聖人謂是不作則下不原事云豫旅擭式內變爽不恭聖人十此勢不得靜然亦有靜之而得者大禹之舜于殷宗之恭慄是也聖人既有聖德又據尊位宗若欲作而貞之敢違推龜筮有墨色孫兆之遂故聖人皆重之仲尼曰夏道尊命敬鬼神而遠之殷道尊神率民而事神夫是其殷道敝則猶大禹之遺也成王立于明堂周

公常立于前謂之道史佚常立于後謂之承太公常立于左謂之克召公常立于右謂之疑皆游于心無弗體道秉德以待天子之疑問夫是則猶賢于蓍龜矣後世君德不如三代亦屏蓍龜不用而後天子自爲神聖輔鐸不設羣臣緘默前後左右之臣又勞于簿書頓于庶務聲爲蓍龜終日卯索猶十應九錯而况于人乎况于卿士庶民乎然則所責于作睿作聖者何也曰古之聖人有睿聖之事無睿聖之心

庶徵章第十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疑有曰恒二字省文也

庶徵之序皆與五行五事相次孔傳曰雨以潤物暘以乾物燠以長物寒以成物風以動物是五氣之効也語其効不語其本則疑五氣之與五行殊用矣是皆本于太極也以陰陽而分寒暑則謂之

二氣以燥溼而分剛柔則謂之五行水是生雨火是生暘木是生燠金是生寒土是生風故雨宜潤下暘宜炎上燠宜曲直寒宜從革風宜稼穡也然則土是生風何也曰地別天中一日不及一度高下異軌南北殊勢坱軋摩盪而風生焉風有紆疾以別寒暑災祥所出天地所爲聖度也百果五穀視風以爲生熟雨暘燠寒視風以爲司化樹本穀列宜疏以風稼穡從之乃與時逢或曰風發于土囊之曰是其噓氣溫軋之所從出也聖人有道八風從序風亦時也然而風下謂之時者風有時恒猶思之有聖蒙五行因之以爲休咎五徵用二曰時曰恒時恒之于五微倚貞悔之于五卜也然則貞悔猶之時恒有正變而無內外賊曰猶之筮也少者多貞老者多悔少者乃正老者乃疑

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正義曰所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冬寒夏燠雖有定時而夏須漸熱冬須漸寒雨足思暘暘極思雨雨亦無定時故時非恒也極暘之時必皆無雨極燠之時必皆無寒雨暘猶可相須

而寒燠必難參用令使燠時徹寒寒時徹燠必有
從令之占違時之咎而是言極備凶極無凶何也
曰是即言恒者也雨暘燠寒歲僅此數有極備則
有極不備者矣天于之蹙我盡于貴近則其豪與
必缺于陛下天子之威怒婦于臣下則其誅討必
缺于寇敵藉備寒之必有偏燠備雨之必有偏暘
非讀雨須微暘寒須微燠也微聖人以極備極無
互見而言之所以本于至啻進中節之驗也然則
易極備極無猶之六極也而必以六極為驗者何
也曰是為過失之文非為咸驗之用也天過則人
誠人過則天刑然則五徵之序不與四時同致影
曰猶之四時也春雨夏暘秋燠冬寒八節四時各
以其風然則則春子丑時不得雨是金疹木氣正
卯辰反多得雨是水疹火五徵異序而四序愆期
何以正之曰猶是夏令也周人改正而不改令改
名而不徵實觀于幽風之詳月日春秋之記冰蒸
而四時五徵先後之序際可知矣子丑之月開多
雨雪草木之所勾萌卯辰之候陰陽始中日月之
所界道午未之間木繁將落而稱明視酉戌之際
蟲吟將寂而稱聰聽雨暘燠寒或言其生或言其

成矣爲悖也要自成其洪範之叙而已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作肅之時雨猶作鹹之潤下火炎而敬恭雞鳴而束身歸雖鵲巢之詩是也念德而不刑于色則天下之水德可得而治也作乂之時暘猶作苦之炎上教令以時不敎不揚文王大明之詩是也秉禮而不違循制而不怒則天下之火德可得而治也作哲之時燠猶作酸之曲直能賢布列膺采奮庸若鹿鳴伐木之詩是也致和而審其材則天下之木德可得而治也作謀之時寒猶作辛之從革與義畀辟無有偏聽皇華常棣之詩是也當則從之否則違之若此則天下之金德可得而治也因德既治則聖風時至易緯云冬至四十五日而條風至立春四十五日而明庶風至春分四十五日而景風至立夏四十五日而颽風至夏至四十五日而涼風至立秋四十五日而閶闔風至秋分四十

五日而不周風至立冬四十五日而廣莫風至太平之時五風十雨蓋風以五為候五九四十五猶作甘之土縱橫稼穡在九疇之內也五行傳以雨屬木暘屬金燠屬火寒屬水風屬土鄭孔皆以為然然劉歆又以燠屬土劉向又以風屬木雜取諸書無有定論惟休咎二徵言之甚明蓋以雨暘分于南北則水火正其位燠寒分于東西則金木莫其體五行之著命咸福之著令八政之可明貌七卜之可聽聽分文較然不可易也然則董仲舒夏候始昌所別五行五事大抵與洪範差地何也曰苗孝武時壁經未著諸儒以聞于伏生者轉相援受閉有差地雖歆向父子不復相囊則它可知矣

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休咎之與敬肆恆相反也肆非性也人之始肆曰性既肆若習久而後若其恆性然則不可改矣雨衆所望也恆雨則泄泄而後渫渫則人望而厭之狂者不肅無復時雨則不如不雨也雨之將止也

肅然而止其不止則狂故欲者常念狂也見恆雨則若謂吾恆狂者然繇是無所不念也知狂則知僭矣知僭則知豫矣知豫則知急矣知急則知風矣僭之恆暘若火之燠金也傳曰譆譆出出又曰無若火之炎炎豫之恆燠若寐之不寤也詩曰或息偃在牀或不知叫號或棲遲偃仰或湛樂飲酒急之恆寒若殺之要絕也詩曰顛之倒之自公召之倒之顛之自公令之蒙之恆風是不思也詩曰終風且霾惠然肯來終風且曀不曰又曀古之聖人者德于詩書出觀于風雨陰晴寒暑皆怵然深念見火氣恆暘必曰吾得無有不父之言長讒破禮者乎見木氣恆燠必曰吾得無有不明之視冥踩長發者乎見金氣恆寒必曰吾得無輕于殺人問言不詳乎易曰發蒙利用刑人君子之刑人用以自刑也見天地之咎徵而推過于羣下則是羣下之氣足以撓五行之柄是故聖人不爲也

五行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龜孽時則有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惟金沴木言之不從是爲不乂厥咎僭厥罰恆暘厥極憂時則有詩妖則有犬禍

痾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惟水沴金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厥咎舒厥罰恆煥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羸蟲之孽時則有羊禍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惟水沴火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恆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禍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惟火沴水思之不睿是謂不聖厥咎霧厥罰恆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華孽時則有牛禍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時則有金木水火沴土皇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恆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

臣按五行傳伏勝所作爲宋室諸儒指擊盡矣然攷昌邑王時大將軍有步王方出游夏侯勝當乘輿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出將何之王怒以爲妖言縛屬吏霍光召問之勝曰語出鴻範傳云皇之不極厥罰常陰時則下人有伐上者又當其時有狗冠赤眚施于後世龍蛇之孽常應

君上夏侯勝去伏生不遠已習其書則書必古人所作非伏生無疑也但其繁碎不類先秦全而後水火倫序既殊則繁言無補矣諸儒以臯極不宜與庶徵同建六極不宜與皇極分徵文義近之然冬夏寒暑皆生於極極居中央以運二五使陰陽亂行五行汨陳皇極之中不爲無過也古人著書不貫錄兩但取其用意畧其偏踏可也至於五行之序則一水二火三木四金五土見于明文不容置喙矣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先儒謂王省以下五紀之數詞也然自漢諸儒羽然者五行傳曰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正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其二辰以次祀將其次受之鄭元曰二辰謂日月也如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中則下士受

之即顓曰正月三日至乎九日上公卦也蓋于省
月之中又分公卿大夫古人窮理不避夜節謹
如此所以救攝身
心得其實用也
臣按春秋五始之義與五紀相協洪範傳分屬之
例却于經文背馳攷其災有大小則應有遠近或
于月得歲或于日得月或于星辰得歲日月如曾
隱公丁卯九年春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
雪丁卯之刑著于癸酉下卿犯其君公子翬受之
莊公甲午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辛卯夜中則辰皆庚子甲午之刑著于亥子天子
失其民列國受之文公二年丙申自十二月不雨
至于秋七月月在甲午可雨矣歲朝至歲中卿大
夫皆受之公孫敖公子遂叔孫得臣皆與有咎也
丁未自正月不雨至于秋七月月在丙午則遂不
雨矣兩而世室屋壞季孫行父獨受之國之上卿
天子之上大天也春秋雖不著事應而書其歲月
日時則必有義存焉不然則庚甲已日古人皆可
以不敢也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
置小宰月終受羣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時皆以王參

稽得失分處歲事此獨就庶徵言者亦以分別詳悉亦如太卜灼龜玉之眡體孤鮮眡色大夫眡墨卜七眡坼不相瀆也譬如風雨雷電災眚變怪凌犯皆可以日計不可以月計旱潦燠寒皆可以月計不可以日計饑饉豐歉皆可歲計不可時計不正以春秋之義而空舉周官之法則省念甚疏而功歌不劾矣虞夏建官爲數甚簡必如周制爲孤卿十二師尹三百六十庶官四千三百二十歲時省念諮諏于王則春秋之法與周官同旨也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日月薄蝕各有其數風雨霜露各有其候以歲統月以月統日三時無易五滿來序則是五事致用建極之報也徵百穀以知歲觀乂明以知月觀俊章以知日觀平康以知時統言之則爲休徵析言之則細有其應也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

用不寧

曰月有易歲無易也日月易則歲亦易矣自歲月將之曰時可以舉其目自日月統之歲時可以舉其綱故互言之不然則無所取之也聖人于庶草之中而貴百穀于庶民之中而貴役民其所側身脩行敬言敬勤若不敢寧者咸爲後民百穀耳無百穀則無用蓄庶草無餘民則無用長庶民貌言一歲一肆于上雨暘燠寒終亂于下三德督而八政昏賢人微而天下徵始于一念之不微而僻政政成凶家害國一至于此也

臣按康寧之福自三代而下必稱文景方文景時亦數數有災文帝已已長星出于東方庚午大旱癸酉河決東郡景帝二年星孛下西南庚寅冬大當南癸巳甲午星孛于西北丙申秋東閩災戊戌夏地大旱饑饑之蝗屢歲饑之然其時君知敬民尊賢禮士亦稱富庶幾于成康狂僭豫急蒙之罰求材術簡省也漢獻帝三十一年之間五咎之罰不見其著惟薄蝕星犯間之不失其敢而天下淩

夷遂至易姓故人主惟敬五穀以及百草敬俊民以及庶民則國有寧家家有寧國矣權貴之臣威福玉食後乂之臣黎蒸不飽雖風雨式序寒燠以時猶未免于凶害也故古之聖人日夕糾虔稽疑念徵勤省不懈無非教敬教書以事上帝不敢有汨陳自用之心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此言庶民之可敬取徵之在上也大學傳曰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庶民既與師尹分念于時日又自懷其好惡無合變遷若風雨然然其性受于人其命定于天歷于歲月日時之下視天以爲居曠觀時以寫好惡非有幾幻不可省念也凡天之微星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各依列宿以爲分野有北則視南極中間則視日月五緯領之以察災祥別善惡而其體質不動與極滑通近極者多暑暑則多雨遠極者多寒寒則多風寒暑風雨生下日月之行不生于星辰之次也上古日在虛危仲

春躔于畢是時多雨謂之好雨季秋躔于箕是時
多風謂之好風其實星無所好猶之北極但知環
極不知風雨日之從星一歲而行三百六十五度
四分之一明歲日至復逢是星月之從星一歲而
行四千六百四十五度明歲朔夕復逢是星星則
一也而日月與叅堯舜之側無桀民桀紂之側無
七者夫豈其人之黨異哉其所率而行之異也故
卿士師尹未必有常行揆之皇極皇極不動即極
燠極寒亦有北定排不為庶民惡寒而轉其冬百
姓庶民未必有衛好觀之日月日月乘遊即從箕
從畢亦東西殊遊不謂師尹徇民而守其故要于
無偏無陂無反無側各北其所而已凡北極出地
三十六度身度差地三百六十里出地所治一萬
三千里過此不占殺函之中不占海外蕭冀而上
不占越奚或在萬里之內風
雨寒燠從于日月不占可也
臣接星辰分野之說起于戰國而降非復保章之
舊伶州鳩以鴻火為周神蘊以鶉尾為楚莫周以
實沈為晉梓慎以大火為宋雖昔有所據至如大
梁為趙昴畢占胡疑非春秋時書矣僧一行以兩

戒分河漢之流紐有統紀然如析木屬燕而在河南星紀屬吳反分河北失其義矣欲其法覵四輔星抱極之口以爲南向居乾向巽以分天下南北覆首東西反易故曰南在牛斗而首當井鬼晉趙魯衛齊宜左而反右周楚宋鄭宜而右反左也吳越爲三江之道燕碣爲九河之委天漢分流故亦互易河漢之分南北猶陰陽之分左右也今日在析木則首在寅就左右之勢未變也然而洪範無稱焉史稱日變脩德月變脩刑星變結和又稱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庶民既無結和之權又無脩禳之職惟以風雨寒暑卬聽于日月自非五緯淩犯隕雨不見則亦不占矣蘇軾曰月在箕則多風月在畢則多雨言歲之寒燠緣日月其風雨緣星辰以明卿士之能爲國休戚庶民之能爲家禍福也其實不然者風雨寒暑皆生于日月不生于星辰禍福休戚皆生于卿尹不生于黎庶古者月在箕而風在畢而雨今在箕而寒在畢而燠建極之世君敬其民民敬其君卿士師尹共爲蓍龜偏黨反側無所置之則亦但曰居所星共而已古人所訓惟爲是言王省是歲

卿士是月師尹是日庶民是星象其繁簡以爲卿重亦以去極遠近上下進退爲中和之軌而先儒曰王職大故以歲卿士次大故以月師尹次小故以日若一月一日之間天氣不順而歲事無傷則卿士師尹之責而王者不爲憂矣又曰卿士師尹各有常職豈能狥民之欲王者大德博施不能從民之異欲如日月有常行不能從星之殊好此則亂世之言不可爲王者道也

福威章第十一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夏道尊命一之與九終始皆命也壽富康寧考終四者皆命也有性焉好德之謂也天子建極嚮明出治斂用五福敷錫兆民使二氣五行各適其時災沴不作又爲節其嗜欲謹其婚娶去其蠱慝敬老慈幼不傷其生則天下皆壽矣賦斂有恒施藉及下貴農而賤貨則天下皆富矣簡重工徒士不

亂行暬御守和寧由舊章則天下康寧矣輒拔俊明尚禮樂下技藝見過則改聞昌則拜與賢士大夫處則天下好德矣刑罰不頒郵往厚終不盡人之力不窮人之情無厭飽之心則天下考終命矣凡此五者皆天子之所得為而又皆奉之以疑于天若曰此皆人之所自取天子得而歛之不得而私之所以廣德示人克敬也內經曰鬲肓之上中有父母七節之傍中有小心是謂五藏心藏神肺藏魄肝藏魂脾藏意腎藏志腎為蟄藏之本精之處也人之壽妖必起于腎智慧所出以為命門其宮達必見于聲禮樂所出以為心竅其和澤必發于肝肝仁也其感通必發于肺肺義也其終始皆載于脾脾信也失信者凶終失義者敗德失仁者蹈禍失禮禮者窮也失智者折若是則皆人所自取也聖人又皆為斂之以告于天而後發錫于天下故九五之位天下所正其性命也而不知者以為權府故聖人以是教敬云爾

蘇洵曰九疇之于五行可以條入者五事一也庶驗二也驗之肅乂哲謀聖一出于五事事之貌言

視聽思一出于五行此理之自然箕子已明言之其他八政五紀三德稽疑福極其大歸雖無越于五行非可條而八之也條而八之非理之自然必鉤援交致而強附之立言如此亦勞矣其實古聖言皆無虛下庶徵之應五事曰雨暘燠寒風以水火木金而歸之土三德之應五紀曰正直剛克柔克以中德而領陰陽剛柔一爲五行一爲六氣五行之福歸于九之陽曰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六氣之威歸于九之陰曰凶短折疾憂貧惡弱統言之則曰五行六氣分言之則水壽火富木康寧金好德土考終陰之太剛曰凶短折其少剛曰疾曰憂陰之少柔曰貧其太柔曰惡曰弱愈析愈精安可易言乎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極疑殛之訛也經傳無以極爲咎者素問極作遏蓋韓用之誤或曰極備極無不時之咎易云失時

極也五福之命得于五行六極之命受于六氣氣有剛柔剛畏其驟柔畏其竭雷雨不時驟暴橫慣爲凶短折陽氣亢熱逆于心督其咎爲疾燠氣煩寃勾萌不達其疾爲憂寒邪交搏不能自和其咎爲貧四時之風人居榮衞變色發厲其咎爲惡受氣不固如枯蔓離于敗纍其咎爲弱漢儒言極不建爲弱蓋謂柔之過也天子既能建極不偏不頗無怨無惡以就道路而見賢不學學不能先見邪不退退不能遠不能自克斂福以乂萬民故辰極不移而五行災沴也世未絕也天子敬治水德愼房隨道溝瀆避淫去熱使人多壽當其時冬無發蟄萌芽勾固及冬而後道無橫夭夭子敬治火德雩祀焚耕守圭璧去穀飾使人多富其時夏無伏慝閭巷條達及夏而後蠡賊不作天子敬治木德拔幽滯去讒佞剔蠹去翳使人康寧其時春無葉種積務朽敗及春而後百族蓄悅天子敬治金德通帛亦斥脯賂陳詩納費使人好德其時秋無封靡遵乘滯穢及秋而後人有厚藏天子敬治土德不增高亢庳與山川爭明使人正命其時四季和平肢體無孽閭巷生子者無復醜怪變惡殊狀至于

五德和威六時式序人生則柔皆能自克故危不至凶困不至疾居憂如素居貧如吝惡而能棄弱而能立則行從之用衆可知也內經曰心者君主之官神明出焉肺者相傅之官治節出焉肝者將軍之官謀慮出焉膽者中正之官決斷出焉膻中者臣使之官喜樂出焉脾胃者倉廩之官五味出焉大腸者傳道之官變化出焉小腸者受盛之官化物出焉腎者作強之官伎巧出焉三焦者決瀆之官水道出焉膀胱者州都之官津液藏焉氣化則能出矣此十二官者與主相得不相失也主明則下安以此養生則壽殁世不殆以為天下則大昌主不明則十二官危使道閉塞不通形乃大傷以此養生則殃以為天下大危其宗此雖衛生之言其于思為壽本好德錫福之旨一也思不敬則心不治心不治則五臟不治五臟不治則六腑不治六腑不治則凶短折疾憂貧惡弱不絕于世矣凶短折惡極備之咎疾憂貧弱極無之咎大剛不克是有凶折少柔不克是有疾憂少剛不克是有貧惡大柔不克是名曰弱君子以敬治思以思治貌言視聽而後克復之道可得而言也

臣按此章以好德當福以憂貧當極是曰人立教之精心調燮之大事益州父老曰人身國也心其主也旁列臟腑宰輔也外具九竅羣臣也君亂于上則臣下臧病故心病而身不可救也欲身無病必先正心不使氣索不使思狂不使嗜慾迷惑則心無病心無病則其餘臟腑有病不離瘀而外九竅亦無繇受病矣人主百病只生于不好德小人百病只生于憂貧憂貧之病雖人主亦有之是雖不近天刑而亦稱極者無好德之樂必受作私之害也聖人在上不能使世無六極之民必不忍使之世有六極之事故歛福則皆君之福歛禍則皆君之禍君向德則天下皆德備威則天下皆威為君代天陰隱下民不能使兩暘得時寒燠循序使抱痛于水火災沴之中已為過矣而又從威以遑若與二五分咎者然其非為辟之意也先儒曰以王道言之凶短折者凶惡之人戮之使短折也疾者墨劓剕宮殘疾其體也憂者徒流髡鉗以懲其情也貧者籍其所有使之貧也惡者黥其過惡申明之彰其罰也弱者剪其羽翼使之弱也甚矣斯言之不仁也聖人建極必使天下蕩平家錫之福於

變時雍比戶可封必不得已又制為衛生之說弭患之方以俾二五所不逮稱之官師布和治事又考之卜筮綏之史巫以丁寧其說故于天人性命之際詳哉言之然且云匹夫匹婦不獲其所痌瘝乃身而謂箕子教武王以六極之刑是辛受接踵于世也凡箕子為上天陰騭相協而言推本于二氣五行四時樂咎吉凶貞悔納以為未忠而原始于此極上下窮楷極斂教人以善之即性性之即命命之可以化氣性之可以化質性命合而為德氣質化而為福未暇及于政刑之末蓋自武周孔孟而外未有窺其藩籬者而諸儒猥以陋說炎棟其間甚矣藩畏之聽言不可不慎也又按上文雖行威福惟辟之言然不過為貴臣中鑿未嘗以作威作福為建極之亡事其曰嚮用威用發言趨嚮畀惡為好善惡惡之實耳好善惡惡為世問第一要事庶民之趨福避禍與人主之嚮明畀陷性情相若慶威好惡上下皆同所不同者人主則能造命庶民則不能造命耳人主敬斂一偏則二氣五行一齊汨亂民彝斁敗所傷極多雖有威福安危乎故九疇皆有斂言而八政獨否以明

八政即二五之命吏二五即八政之令官儲用取南威用取北儲用以東南參于西北威用以東北文于西何皆相居互宅之義專言威福者何足知此

又按此章爲洪範之終篇九疇之要宿所以備學五行氣質變化而歸之二氣陰陽其陽者本性而得善其陰者依質而閒惡質則有惡而性初撫惡故爲善則天降之福肅人多壽又人多富哲人多康謙人多德聖人永命武王曰火滅脩容偵戒必恭恭則壽自前代聖賢如堯舜伊尹召畢諸公皆百二三十歲爲惡則天降之禍狂人多折瞽人多疾豫人多憂慼人多貧蒙人多惡不克之人多弱陽以致生陰以致克五福多生六殛多克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盜跖雖有存年之壽而攖疾惡之賢雖不短折已備諸凶德若世有聖人則跖壽顏夭聖人皆正其性命非必加之威福而陰陽生克自有得其平者矣劉陶曰天之與民猶首之與足相須而行聖人建極于首足之際獨得本心觀于鉤之文盡其義矣

周禮大卜占法

大卜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璺罅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疏曰先兆者灼龜發於火者此依下文菙氏云凡卜以明火爇燋遂龡其焌契是以火灼龜其兆發於火也云其形可占者則占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之等彼不云占玉瓦原體色中含之是其形可占也云象似玉瓦原之璺罅謂破而不相離也謂似玉瓦原之被裂或解以爲玉瓦原之色云是用名之焉者謂用是玉瓦原名之爲玉兆瓦兆原兆也云上古以來其作法可用有是三者但卜筮是先聖王之所作蓋伏犧時已有其時未有此玉瓦原之名至顓頊以來始有此名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趙商問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鄭既爲此說故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又註

禮運云其書存者有歸藏如是玉兆為夏瓦兆為殷可知是皆從近師之說也按今歸藏坤開筮帝堯降二女為舜妃又見節卦云殷王其國常毋谷若然依子春之說歸藏黃帝得有帝堯及殷王之事者蓋子春之意戲黃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故鄭云攻之無據是以皇甫謐記亦云夏人因炎帝曰連山殷人因黃帝曰歸藏雖炎帝與子春宓戲不同是亦相因之義也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頌謂繇也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五色者洪範所謂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釋曰云頌謂繇者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繇云三法體繇之數同者上云三代兆有異此云皆百有二十皆千有二百故云體繇之數同也云其名占異者上云玉瓦原是名異其云占異者三代占兆無文異否不可知但三易名異占亦異則三兆名異占亦異可知故鄭云名占異也云百二十每體十繇也者鄭欲解體百有二十而繇有千二百之意體既有百二十每體十繇則得千有二百也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也者按古人云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彼註云體兆象色兆

氣墨兆廣坼兆璺若然體色墨坼各不同今鄭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坼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也何者以其有五行兆體中有五色既有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因墨之廣狹支分小墨爲坼是皆相因之事也今以體有十璺其體有五色曰雨曰濟之等其因說得體每色皆有墨坼則五色中各有五墨坼合得五色不復別云五色似若八卦卦別亦得七爲本爲八卦總云八八六十四卦不復別云八卦以其六十四卦合有八卦故也云洪範所謂曰雨曰霽曰圛曰雺曰克者彼鄭注云雨者兆之體氣如雨氣然曰濟者兆之光明如雨止曰蒙者氣不澤鬱冥也曰圛者色有澤曰似者氣色相犯入此鄭義若孔注則云有似雨者有似雨止者蒙闇陰闇闇氣落圛不連屬克兆相交錯與鄭異也

擧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名曰連山以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易者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按易繫辭云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此是揲蓍變易之數可占者也就易文卦畫七八爻稱九六用

四十九蓍三多爲交錢六爲老陰也三少爲單錢九爲老陽也兩多一少爲單錢七爲少陽也兩少一多爲坼錢八少陰也夏殷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按襄九年左傳云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註云爻在初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連山歸藏之占以不變者爲主但周易占九六而云遇艮之八是據夏殷不變爲占之事云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者此連山易其卦以純艮爲首艮爲山山上山下是名連山雲氣出內於山故名易爲連山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者此歸藏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中故名爲歸藏也周易以純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帀於四時故名易爲周也必以三者爲首者取三正三統之義故曆律志云黃鍾爲天統黃鍾子爲天正林鍾爲地統未之衡丑故爲地正大簇爲人統寅爲人正周以十一月爲正天統故以乾爲首殷以十二月爲正地統故以坤爲首夏以十三月爲正人統人無爲卦首之理艮漸正月故以艮爲首也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者鄭志答趙商云非無明文改之無據且從子春近師皆以爲夏殷也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之數○三易卦別之數亦同者三代易之卦皆八而別皆六十四求如上三兆禮別之數故云亦同云其名占異者其名謂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也占異者謂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云每卦八別者重之數者據周易以八卦爲本是八卦重之則得六十四何者伏犧本畫八卦直有三爻法天地人後以重之重之法先以乾之三爻爲下體上加乾之三爻爲純乾卦又以乾爲下體以坤之三爻加之爲泰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坎卦於上爲需卦又以乾爲本上加離卦於上爲大有卦又以乾爲本上加艮卦於上爲大畜卦又以乾爲本上加兌卦於上爲夬卦此是乾之一重得七爲八又以坤之三爻爲本上加坤爲純坤卦又以坤爲本上加乾爲否卦又以坤爲本上加震爲豫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巽爲觀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坎爲比卦又以坤爲本上離爲晉卦又以坤爲本上加艮爲剝卦又以坤爲本上加兌爲萃卦是亦通本爲八卦也自震巽坎離兌艮其法皆如此則爲八八六十四故鄭云別者重之數後鄭專以爲伏犧畫八卦神農重之諸家以爲伏犧畫八卦還自重之

洪範外傳

曰外傳者不敢謂經本誼而其文古奥亦漢儒傳經一家之説也

漢書五行志曰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劉歆以爲虙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寶其眞降及于殷箕子在父師之位而典之周既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虙已而問焉箕子對禹得雒書之意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時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所謂天乃錫禹大法九章常事所次者也以爲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昔殷道弛文王演周易周道敝孔子述春秋則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咎徵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宗宣元之後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春秋意亦已乖矣言五行傳又頗不同是以擥仲舒別向

歆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所陳行事訖漢十二世以傳春秋著于篇

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鄭注王謂禹也祀年也禹始居攝爲君之年帝令大禹步于上帝注帝舜也步推也上帝天也令禹推演天道謂覲得失反復也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註言此時禹始大祀六沴之用咎于下者咎凶也民其祀之令消也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註而乃也舜任禹禹能治其道若無其神舜知禹敬神之怒可知已若六沴作若是其禦註若順也其讀曰恭帝用不差神則不怒注差爽也舜見禹知人力能禦之無復疑也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註降下也章明也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伐既侵六極其下注侵陵也庶幾六極行罰殺萬物也言人不能修德禦沴則有凶也禹乃其辟厥德受命休令注禹于是恭明其德夙夜

彝學受舜之美命彝行之爰用五事建用王極注王極或爲皇極禹治水得神龜負文于洛盡得天地陰陽之用至是彝帝而陳之源彝經文先五行後五事傳文先五事後五行今史志並從經文

初一曰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

董仲舒春秋繁露五行相生篇曰天地之氣合而爲一分爲陰陽判爲四時列爲五行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間相勝也逆之則亂順之則法東方者木春農之本也司農尚仁執規而生勸農事無奪民時使民歲不過三日行什一之政進經術之上挺羣禁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

恩及草木則樹木華美而朱草生恩及鱗蟲則魚
大為蠉鯨不見羣龍下如人君出入不時走狗試
馬馳騁不反宮室好淫樂飲酒沈湎縱恣不顧政
事多發役以奪民時作謀增稅以奪民財則民病
疥搔溫體足胻痛咎及于木則茂木枯槁工匠之
輸多敗毀水泆羣瀧陂而溢則魚不為羣龍深藏
鯨出見

棄法律逐功臣殺太子以妾為妻則火不炎上

春秋繁露曰南方者火夏成長本朝也司馬尚智
執矩而長聚賢良進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賞
有功封有德出貨財振困乏正封疆使四方恩及
于火則火順人而甘露降恩及羽蟲則飛鳥大為
黃鵠出見鳳皇翔如人君惑于讒邪內離骨肉外
疏忠臣至殺世子誅不辜婦妾為政賜予不當則
民病血壅腫目不明咎及于火則大旱必有火裁
摘巢探鷇咎及羽蟲則飛鳥不為冬應不來梟鴟
羣鳴鳳
皇高翔

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父兄則稼穡不

成

春秋落露日土者中央成孰之官也司營尙信執繩而制四方循宮室之制謹夫婦之別加親戚之恩恩及于土則五穀成而嘉禾興恩及倮蟲則百姓親附城郭充實賢聖皆遷仙人降如人君好淫泆妻妾過度犯親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爲臺榭雕文刻鏤則民病心腹宛黃舌爛痛咎及于土則五穀不成暴虐妄誅咎及倮蟲倮蟲則倮蟲不爲百姓叛去聖賢放亡

好攻戰輕百姓飾城郭侵邊境則金不從革

春秋落露日金者西方秋殺之始大理司徒也司徒尙義誅伐而後出則祠兵入則振旅存不忘亡安不忘危修城郭繕牆垣審羣禁飭兵甲警百官誅不法恩及于金石則涼風出恩及于毛蟲則走獸大爲麒麟至如人君好戰侵陵諸侯輕百姓之命則民病喉咳嗽筋攣鼻鼽塞咎及于金則鑄化凝

滯凍堅不成焚林而獵咎及毛蟲則走獸不為白虎妄搏麒麟遠出

簡宗廟不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

春秋蕃露曰水者北方冬藏至陰執法司寇也司寇尚禮執衡而藏天子祭天諸侯祭土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則醴泉出恩及介蟲則黿鼉大為靈龜出如人君簡宗廟廢祭祀執法不順逆天時則民病流腫水脹痺疲孔竅不通咎及于水霧氣冥冥必有大水水為民害咎及介蟲則龜深藏黿鼉呴

五行總論

春秋蕃露曰日冬至七十二日木用事其氣燥濁而青七十二日火用事其氣慘陽而赤七十二日土用事其氣濕濁而黃七十二日金用事其氣慘淡而白七十二日水用事其氣清寒而黑七十二日復得木木用事則行柔惠挺羣禁至于立春出輕繫去稽留除桎梏開閉闔通障塞存幼孤矜寡

獨無伐木火用事則正封疆循田疇至于立夏舉賢良封有德賞有功出使四方無縱火土用事則養長老存幼孤矜寡獨賜孝悌施恩澤無興土工金用事則修城郭繕墻垣審羣禁飭甲兵警百官誅不法存長老無焚金不水用事則閉門閭大搜索斷刑罰執當罪飭關梁禁外徙

又曰火干木則蟄蟲蚤出蚿雷蚤行土干木胎夭卵毈鳥蟲多傷金干木有兵水干木春下霜土干火則多雷金干火草木夷水干火夏雹木干金則地動金干土則五穀傷有殃水干土夏寒雨霜木干土保蟲不為火干土則大旱水干金則為不為木下金則草木再生火干金則草木秋榮上干金五穀不成木干水冬蟄不藏土干水則蟄蟲冬出火干水則星墜金干木則冬大寒○榮淮南子亦有此語而水火等皆易以支幹以更易推測所宜參致

又曰五行變至當救之以德施之天下則咎除不救以德不出三年大雷雨石木有變春凋秋榮秋水冰春多雨此徭役眾賦斂重百姓貧窮叛去道多饑人救之者省徭役薄賦斂出倉穀賑困窮矣

火有變冬溫夏寒此王者不明賞罰不當則寒暑失序而民疾疫救之者舉賢良賞有功封有德上有變大風至五穀傷此不信仁賢不敬父兄淫泆無度宮室多營救之者省宮室去雕文舉孝弟恤黎元金有變畢昴為回三覆有武多兵多盜寇此棄義貪財輕民命重貨賂百姓趣利多姦軌救之者舉廉潔立正直隱武行文束甲械水有變冬淫多霧春夏雨雹此法令緩刑罰不行救之者憂囹圄案奸宄誅有罪搜五日

又曰土者能敬則春氣得故肅肅者主春春陽氣微萬物柔易移弱可化干時陰氣為賊故王者斂不以議陰事然後萬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春行秋政則草木凋行冬政則雪行夏政則陽壽失政則秋多雨五穀不熟〃王者能治則義立養立則秋氣得收義者主秋秋氣始殺王者行罰民不犯則禮義成于時陽氣為賊故王者輔以官收之不然後萬物成就秋草木不榮華金從羣也秋行春政則華行夏政則喬行冬政則落秋失政則春大風不衛雷不發聲∘王者能智則知善惡知善

惡則夏氣得故哲者主夏夏陽氣始盛萬物兆長王者不施明則道不過甚而夏至之後大暑隆萬物茂育懷任主者恐明不知賢不肖分明黑白于時寒爲賊故王者輔以賞賜之事然後夏草木不霜火炎上也夏行春政則風行秋政則水行冬政則落夏失政則冬不凍冰五穀不藏大寒不解○王者無失謀然後冬氣得故謀者主冬冬陰氣始盛草木必死王者能審事謀慮則不侵伐不侵伐且殺則死者不誠生者不怨冬日至之後大寒降萬物藏于下于時智爲賊故王者輔之以急斷之以事水潤下也冬行春政則蒸行夏政則雷行秋政則旱冬失政則草木不實五穀疾枯

次二曰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容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容作聖

八庶徵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

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僭恆暘若
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蒙恆風若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
終命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
弱
傳曰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厥罰恆雨厥極
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旤時則有
下體生上之痾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木漢志曰逆
之其極曰惡順之
其福曰攸好德

言之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蟲之孽時則有犬旤時則有口舌之痾時則有白眚白祥維火沴金漢志其極憂者順之其福曰康寧

視之不明是謂不悊厥咎舒厥罰常奧厥極疾時則有草妖時則有倮蟲之孽時則有羊旤時則有目痾時則有赤眚赤祥維水沴火漢志其極疾者順之其福曰壽

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耳痾時則有黑眚黑祥維土沴水漢志其極貧者順之其福曰壽

思心之不容是謂不聖厥咎霿厥極凶短折時則有脂夜之妖時則有心腹之痾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沴土漢志其極凶短折者順之其福考終命

漢志曰每一事云時則以絕之言非必俱至或有或亡或在前或在後也孝武時夏侯始昌通五經善推五行傳以傳族子夏侯勝下及許商皆以教所賢弟子其傳與劉向同唯劉歆獨異源案漢志所駁劉歆說固不足存其所引劉向以前諸說傳自夏侯尚皆違有多緒但頗多附會詞繁不條雖仲舒春秋蕃露譚括大誼姑别存之

春秋蕃露曰王者與臣無禮貌不肅敬則木不曲直而夏多暴風風者木之氣也其音角故應之以暴風王者言不從則金不從革而秋多霹靂霹靂者金氣也其音商故應之以霹靂王者視不明則火不炎上而秋多電電者火氣也其音徵故應之以電王者聽不聰則水不潤下而春夏多暴雨雨

者水氣也其音羽故應之以暴雨王者心不能容則稼穡不成而秋多雷雷者土氣也其音宮故應之以雷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於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經文皇極敷言文不具錄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曰王省維歲卿士維月師尹維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

風雨鄭注所以承休徵咎徵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尚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皇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加此其道失則敗德加彼非獨風雨寒燠而已

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眊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禍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痾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鄭注不言沴天天於身無能沴之者離逆非沴維鮮之功此之謂也漢志曰皇之不極謂人君貌言視聽思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下彊盛而蔽君明故厥罰常陰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陰氣動故有龍蛇之孽于易乾為君為馬君氣毀故有馬禍凡君道傷者病天氣不言五行沴天而曰日月亂行星辰逆行者為若大不敢沴天猶春秋曰王師敗績于貿戎不言敗之者以自敗為文尊命之意也

漢昌邑王賀即位天陰晝夜不

見日月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霍光方與張安世謀廢賀以爲泄語召問勝勝上洪範五行傳光安世大驚以此疏重經術士〇源案漢志載宗房易傳詳上天變多讖所近傳會今不爲錄服撮史記天官書于後

史記天官書曰自初生民以來世主曷嘗不歷日月星辰及至五家三代紹而明之分中國爲十二州天有五星地有五行天有列宿地有州域三光者陰陽之精氣本在地而聖人統理之幽厲以來所見天變國殊窟穴家占物怪以合時應其文圖籍禨祥不法是以孔子論六經紀異而說不書至天道命不傳傳其人不待告告非其人雖言不著昔之傳天數者高辛之前重黎于唐虞羲和有夏昆吾殷商巫咸周室史佚萇宏鄭則裨竈在齊甘公夫天運三十歲一小變百年中變五百載大變三大變一紀三紀而大備此其大數也爲國者必貴三五上下各千歲然後天人之際續備近世十二諸侯七國相王其家禨祥候星氣尤急論其書傳占驗米鹽陵雜二十八舍主十二州斗秉兼之

所從來久矣自河山以南中國于四海內則在東
南為陽陽則日歲星熒或填星占于街南畢主之
其西北則胡貉月氏引弓之民為陰陰則月大白
辰星占于街北昴主之其大經也此更為客主人
熒或為孛外則理兵內則理政故日雖有明天子
必視熒或所在故甘石歷五星法獨熒或有反逆
行逆行所守及他星逆行日月薄蝕皆以為占余
觀史記考行事百年之中五星無出而不反逆行
反逆行嘗盛大而變色日月薄蝕行南北有時此
其大度也故紫宮房心權衡咸池虛危列宿部星
此天之五宮坐位也為經不移徙大小有差闊狹
有常水火金木填星此五星者天之五佐為經緯見
伏有時所過行贏縮有度日變修德月變省刑星
變結和凡天變過度乃占太上脩德其次脩政其
次脩救其次脩禳正下無之夫常星之變希見而
三光之占亟用日月暈適雲風此天之客氣其發
見亦有大運然其與政事俯仰最近天人之符為
天數者必通三五終始古今深觀時變察其精粗
則大宮
備矣

察日月之行以揆歲星順逆曰東方木主春日甲乙義失者罰出歲星歲星贏縮以其舍命國所在國不義可伐可以罰人其超舍而前曰贏退舍曰縮贏其國有兵不復縮其國有憂將亡國傾敗其所在五星皆從而歸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義致天下

察剛氣以處熒惑曰南方火主夏日丙丁禮失罰出熒惑熒惑出則有兵入則兵散以其舍命國熒惑爲勃亂殘賊疾喪饑兵反道二舍以上居之三月有殃五月受兵七月半亡地九月大半亡地因與俱出入國絕祀居之殃還至雖大當小反而不至當之反大其南爲丈夫北爲女子喪若角動繞環之及作前作後左右殃益大與他星闘光相逮爲害不相逮不害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國可以禮致天下

歷斗之會以定填星之位曰中央土主季夏日戊己黃帝主德女主象也歲填一宿其所居國吉未當居而居若已去而復還還居之其國得土否乃得女若當居而不居既已居之又西東去其國失

土否則失女不可舉事用兵其居久其國福厚易福薄其一名曰地侯主歲歲行十二度百十二分度之五日行二十八分度之一二十八歲周天其所居五星皆從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重致天下德禮義兵刑盡失

而填星乃為之動搖

察日行以處位太白曰西方秋司兵月行及天矢日庚辛主殺殺失者罰出太白太白失行以其舍命國其出行十八舍二百四十日而入入東方伏行十一舍百三十日其入西方伏行三舍十六日而出當出不出當入不入是謂失舍不有破軍則有殃國其紀上元以攝提格之歲與營室出東方至角而入復出入畢箕柳東西各五為百歲二百二十日復與營室晨出東方大率歲一周天其始出東方行遲率日半度一百二十日必逆行一二舍上極而反東行行日一度半一百二十日入其庳近日高遠日其始出西行疾率日一度半百二十日上極而行遲日半度百二十日旦入必逆行一二舍而入其庳近日高遠日出以辰戌入以丑未當出不出未當入而入天下偃兵兵在外入

當出而出當入而不入天下起兵有破國所居久其鄉利疾其鄉凶其出不經天經天天下革政小以角動兵起始出大後小兵弱出小後大兵强出高用兵深吉淺凶庳淺吉深凶五星皆從太白而聚于一舍其下之國可以兵從天下

祭日辰之會以治辰星之位曰北方水太陰之精主冬日壬癸刑失者罰出辰星以其宿命國是正四時其出入常以辰戌丑未其蚤爲月蝕晚爲彗星及天夭一時不出其時不和四時不出天下大饑其當效而出也色白爲旱黃爲五穀熟赤爲兵黑爲水辰星不出太白爲客其出太白爲主其與太白俱出東方皆赤而角外國大敗中國勝其與太白俱出西方皆赤而角外國利五星分天之中積于東方中國利積于西方外國用者利五星皆從辰星而聚于一舍其所舍之國可以法致天下

總論五事六沴

傳曰維五位復建辟厥沴　鄭注君失五事則五行相沴違其位復立之者

當明其吉凶變異知此爲貌爲言輒改過以共禦之至司之日月又必齋肅祭祀以撫其神則凶咎除矣不言六位天不違其位也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心是司十二月維王極是司鄭注司主也此月數夏數也元或疑焉此用五事之次則四五月主視六七月主言非也論五行王相之次則八九月主聽十月十一月主思心亦非也劉子駿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思心是司八月九月維言是司十月十一月維聽是司十二月正月維王極是司于四時之氣似近其類也凡六沴之作歲之朝月之朝日之朝則后王受之歲之中月之中日之中則公卿受之歲之夕月之夕日之夕則庶民受之鄭注自正月盡四月

爲歲之朝自五月盡八月爲歲之中自九月盡十二月爲歲之夕平上旬爲月之朝中旬爲月之中下旬爲月之夕平旦至食時爲日之朝禺中至日昳爲日之中下側至黃昏爲日之夕受之受其凶咎也

其二辰以次相將其次受之鄭注二辰謂日月也假令歲之朝也日月中則上公受之日月夕則下公受之歲之中也日月朝則孤卿受之日月夕則大夫受之歲之夕也日月朝則上士受之日月夕則下士受之其餘差以尊卑多少則悉矣

星辰莫同鄭注莫夜也星辰之變夜見亦與晝同初昏爲朝夜半爲中將晨爲夕或曰將晨爲朝初昏爲夕也

是離逢非沴維鮮之功鄭注離憂也逢見也是謂憂見之象非沴也言五行非能沴天者也鮮殺也功成也維也凶咎之殺已成故天垂變異以示人也

禦貌于喬忿鄭注止貌之失者在于驕忿是不恭之形也謂若敖狠明德忿戾無期之類是也

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從順也三祭之其神乃順不怒也

禦言

於訖衆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訖止也言衆者不從之刑謂若周厲王弭謗以障民口之類也禦視於忽似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忽似者視不明之刑謂若亂于是非象龔滔天及不辨鹿馬之類也禦聽於怵攸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怵讀爲號攸讀爲鋼是聽不聰之刑也若老夫灌灌小子蹻蹻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之類也思心於有尤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尤過也是思心不容之刑也禦王極於宗始以其月從其禮祭之參乃從鄭注宗尊也止王極之失者在于尊用始禍之法不言其至者人性備于五德得失在斯王不極則五事皆失非一惡也六沴之禮散齋七日致齋新器絜祀用赤黍三日之朝于中庭祀四方從東方始卒於北方鄭注

禮致齋三日周禮凡祭祀前期十日宗伯帥執事卜日是謂齋一旬乃祀也今此致齋卽祀者欲得容三祀也蓋八日爲致齋期九日朝而初祀亦一旬有一日事乃畢也中堂明堂之庭或曰卽朝廷之廷此祀五精之神不祀天**其祀禮曰格祀曰某**非正月亦以此禮祀此神也**也方祀曰播國率相行禮**鄭注格祀篇名今亾曰某下大祀贊主人詞也方祀祀四方也播讀爲藩謂藩國諸侯相助祭禮也**其祀也曰若爾神靈洪祀六沴是合**鄭注周禮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此其詞也神靈卽五行之精謂五天帝五人帝及五佐也古者生能其事死在祀典配其神而食合爲也方沴是神所爲也**無差無頗無有不正**鄭注言禱靈正直無有偏私**若民不敬事則會批之于六沴**鄭注事六事也會合也批推也言天下有過神固合推納之于六沴天子以天下爲任者也**六事之機以縣示我**鄭注六事貌言視聽思及王極也機

謂天爻也天天爻運轉以懸象示我我謂天子也

我民人無敢不敬事上下

鄭注言君民皆悔過也王君也上无祀五天帝下君祀五人帝及佐

王祀

附錄

以下五段見明黃佐六藝流別引之題曰伏生尚書大傳紀舜命禹攝政初祀事然他書無引者惟皇覽引逸禮與此大同故附存于後

逸傳曰東方之極自碣石東至日出榑木之野帝大皞神句芒司之自冬日至數四十六日迎春于東堂距邦八里堂高八尺階八等青稅八乘旂旄尚青田車載矛號曰助天生倡之以角舞之以羽此迎春之樂也孟春之月御青陽左个犧用牡索祀于艮隅貌必恭厥休時雨朔令曰挺羣禁開閉闔通窮窒達障塞待優游其禁毋伐林木仲春之月御青陽正室牲先脾設主于戶索祀于[illegible]正朔令曰棄怒惡解役罪免憂患休罰刑閉關梁其禁田獵出入奪民農時季春之月御青陽右个薦用鮪索祀于巽隅朔令曰宣庫財和外怨撫四方行柔惠止剛強九門磔禳出疫于郊以禳春氣

南方之極自北戶南至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自春分數四十六日迎夏于南堂距邦七里堂高七尺堂階七等赤稅七乘旂尚赤田車載弓號曰助天養倡之以徵舞之以鼓鞉此迎夏之樂也孟夏之月御明堂左个嘗麥用彘索祀于兵隅視必明欧休時燠朔令曰爵有德賞有功惠賢良舉力農其禁毋隳防仲夏之月御明堂正室牲先肺設主于竈索祀于離正朔令曰振貧窮惠孤寡慮休疾出大祿行大賞其禁棄法律妄黜殺乃令民雩季夏之月御明堂右个牲先心設主于中霤索祀于坤隅思必容顧休時風朔令曰起毀宗立無後廢國立賢輔卹喪疾

中央之極自崑崙中至太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土王之日禱用牲迎中氣于中室樂用黃鐘之宮為民祈福命世婦治服章令民毋虐其禁治宮室臺榭內淫亂侮父兄

西方之極自流沙西至三危之野帝少皞神蓐收司之自夏日至數四十六日迎秋于西堂距邦九里堂高九尺階九等白稅九乘旂尚白田車載兵號曰助天收唱之以商舞之以干戚此迎秋之

樂也孟秋之月御總章左个嘗穀用犬索祀于坤隅言必從厥休時陽朔令曰審用法備盜賊禁奸邪飭羣收謹貯聚其禁毋弛戎備仲秋之月御總章正室牲先肝設主于門索祀于兌正朔令曰謹功築通溝瀆修囷倉決刑獄趣收斂其禁攻戰乃令民田醵庶吡畢入于室曰時殺將至毋羅其畜季秋之月御總章右个薦用田禽索祀于乾隅朔令曰除道路守門閭陳兵甲戒百官誅不法除道成梁以利農天

北方之極自丁令北至積雪之野帝顓頊神元冥司之自秋分數四十六日迎冬于北堂距邦六里堂高六尺堂階六等黑稅六乘旗旄尚黑田車載甲鐵號曰助天誅倡之以羽翢之以干戈此迎冬之樂也孟冬之月御元堂左个祈年用牲索祀于乾隅聽必聽厥休時寒朔令曰申羣禁修障塞畢積聚繫牛馬收澤賦其禁毋作淫巧仲冬之月御元堂正室牲先腎設主于井索祀于坎正朔令曰授外徒止夜樂誅詐偽省醞釀謹閉關其禁敚祭祀逆天時乃令民罷土功季冬之月御元堂右个

薦用魚索祀于艮隅朔令曰省牲牷修農器收秸
薪築囹圄謹蓋藏乃大儺以禳疾命國為酒以合
三族君子
說小人樂